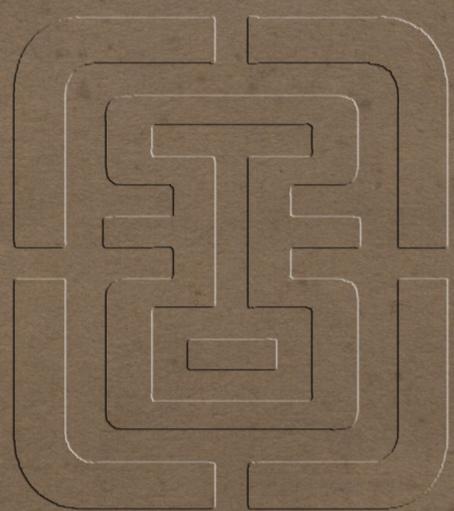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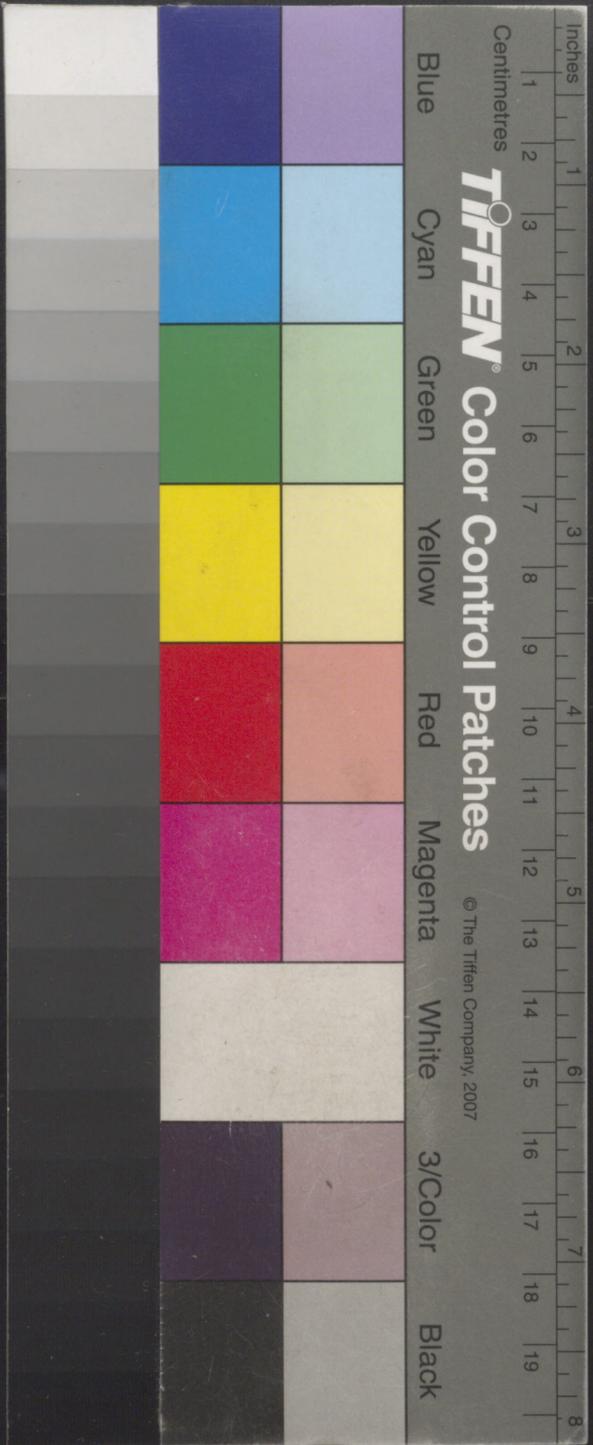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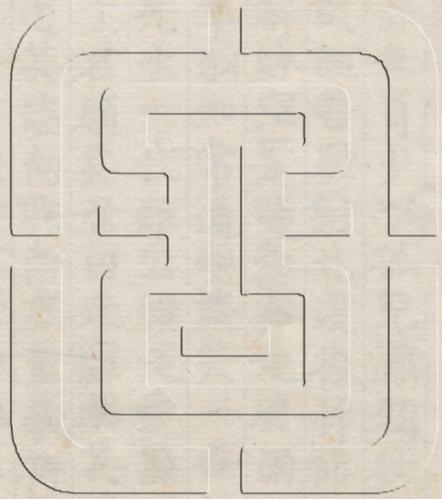
1388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  
一三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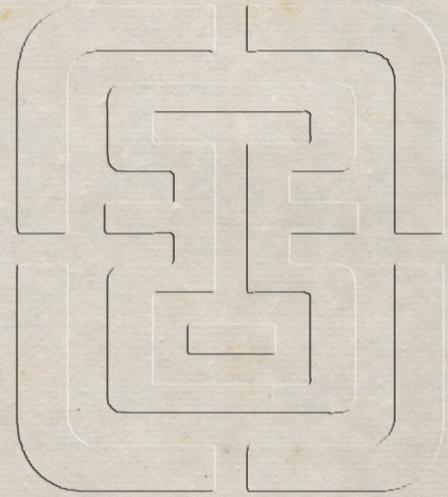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六

雜著

題戒

仲希出金源在胃少以孤兒隸羽林宿衛者有年為  
人慷慨尚風誼善馳射北渡後折節讀書樂與士夫  
交游調急解紛空屨裝橐奔走風雨不少顧惜至於  
識名馬善隼羽知常通變談笑一在翩翩為佳公子  
也如遺山先生一代鉅公雖泛愛無間翰墨之作初  
不輕與至于君題其居曰元齋繼其德曰吾弟復有  
篇贈稱道其志向非尚友重義得如是乎自是完  
希之名軒翥於河朔者三十餘年非不顯也予既冠  
與君傾蓋於酒壚間一言定交伸眉吐氣歡若平生



及合好議采曰夷貊之道吾不取也此又拔出流俗  
義之所可重者嗚呼君沒世已遠撫卷懷人不覺增  
嘆然義之所在猶耿耿也汝曹固當思其所尚求其  
所當重者充類至義之盡昭然使身名齒錄於賢士  
夫之行曰此則某之孫也則某之甥也是則汝外祖  
姻於吾家之意也不然得衛公故物知其賢而不踐  
其迹徒以服器為世家傳嗣之寶非所望於汝曹也  
作題戒廿四年丁亥三月伯父秋澗老人書昇姪阿  
宜其聽之母念

名王氏子說

王氏子嘗以小學從予一日求其名與字因得讀  
張戶部復亨所撰其祖墓碑廼知王氏自遠祖已未

以文章儒行世其家於保者也小子今吾語汝汝曾  
祖在承安間擢巍科為一時名卿明昌初官真定錄  
事叅軍政聲藉甚汝父遭罹世故以孤身卓爾自拔  
見知於瀋臺周侯騰揚仕版若有所為而不幸蚤世  
良可嘆惜然人有陰積者必有陽報苟不在乎身必  
及其後人如汝高祖教授君志竟不遂厥類錫於爾  
曹今汝父復罔克所紹而止於斯而汝也今亦孤童  
子方保持門戶為事長身如此所當愆而恭柔而立  
操惟危之心念肯搆之戒日切一日吾見王氏之廢  
未艾昭然之報將不遠而復可不勉旃也哉故用搆  
名汝以德基字之中統甲子夏五月望日書

忽治中名字說

子官御史時聞尚書工部郎中今治中別乘合刺思  
惠功名樂善言而與士居子游其堂望君於稠人中  
飄然有玉立雲飛之舉欲願交而未暇也至元壬申  
秋得同僚平陽相接如平生惟共事既久愛其材識  
通敏廉介有守處心臨政多中事宜殆與曩聞無異  
一日請名於予且求其說予曰上古之民林林而生  
系出一本聖人見其厥類蕃庶惡夫無別於是因官  
因封或勲或守王父之字賜姓氏以明之立名諱以  
識之表德業以貴之又以性有剛柔進退好惡之異  
而寓抑揚與奪之義焉君姓忽氏蓋  
父字也世為唐翰海軍都護府人其國如於乾允之  
間據雲天之雄故其人多沉潛剛克內明而外毅

吾子秉彝奇特超拔倫萃表著於一時豈非能明其  
初德而光揚於外者乎傳曰德明惟明其是之謂歟  
故以德輝名君而英甫字之蓋英者德之光發見於  
外者甫者男子之美稱也吾子以為如何廼書以贈

李氏子名說

故河東連帥李公以忠勇佐征伐建殊績受封河東  
蓋三世矣有孫一十四人一日元孫萬戶某率諸弟  
相過鴈行王立映照前後與之語挺然有燕雲遼碣  
之勁氣吾知其先代之澤淵流而未央也次五弟因  
求名於余予以謂李氏世以武顯繼武而善可守者  
其惟文乎故名之曰嗣文以文叔字之傳不云乎文  
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莫不有文武

之道焉李氏子其服之無數至元十年歲癸酉前六月十一日予自河解北還過絳書于園池之華萼堂

王氏四子字訓

中丞王兄子初一日因子名而告子曰人之生世貴善良而材用譬夫羊豕性馴而乏可用之資虎豹材逸而無可馴之理唯牛與馬乘服耕播性馴狎大有濟於世故弱息四人取其義名之曰犗犗犗犗吾友其為我字之予即訓曰德隣德駉德駉德駉雖然牛不駕習則有破車之暴馬不調御則有泛駕之虞士不學習至踣弛而無所用四子尚涵養其德性修治評其才學異時任重道遠無以襟裾貽誚茲汝父之志也其勉旃毋忽書字訓以貽之

溫總管字說

古人制名與字本以假代稱道因其材而進退之非欲求勝而滋羨也溫生世將家容止雍雅殆素閑於詩禮者嘗攝從戎事及兄之子衣甫勝即以鐵界之時人多其讓一日踵門來謁載拜而請曰初膺字仲傑傑也者智過萬人之謂竊意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且於名理又弗類假而稱之誠有所未安者願先生易厥初得因名衍義可用以自敬者為稱則所貺多矣予嘉其情實而辭懇卑牧而不自矜也迺以大賢之事告之昔顏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莫之失服膺者能持貯心曾以為終身之行用是夫子至與其殆庶幾之歎予因為之說曰人心虛明而廣大衆

善畢具惟其人慾靜盡則道心孔昭道心者何四端  
用中而已雖然仁為體三者乃仁之用而敬者又禮  
之實克己復禮庸焉而入德尤在視聽言動之先惟  
其善擇能守從容中道則此心弗曠既有物而且有  
則矣傳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與學礼苟無  
其質禮不虛行况乎天姿溫粹樂善而克恭者焉故  
敢易傑曰禮以伸敬字之庶幾因名衍義用以加修  
者歛然前賢致恭不以聲音笑貌為事欲誠著于中  
而蘊篤實之光氣發於外而粹安和之色道見于用  
而極靖嘉之方其事上則忠戰陳則勇與人交則信  
將見名實兩得禮容侶侶與大賢同歸異特詩書謀  
帥豈唯投壺雅歌而已哉吾子以為何如膺曰意中

事先生能言瑩如是敢再拜受教於是書以為贈

張掾史名說

元貞建號之前歲

丞相伯頰公受開府儀同三司太傅知樞密院事許  
開幕置屬於是選擢材儁以崇時望主安定簿張楚  
者以掾史進一見即蒙矚昧是歲公以疾薨謝于位  
嗚呼哀哉楚追感殊顧懷思不忘至圖公像奉之懇  
集賢翰林兩院題讚俾昭蓋代亦來叙哀徵辭言念  
勛德辭情慷慨義形于色因知楚河東九原人少失  
怙恃養於外家徐氏子然以孤童子從許公度學氣  
兒修楚早負幹局甫冠先生以楚訓名是用勉夫修  
習俾趨于成今以事為所著者論之可謂樂事大賢

知恩所自以義圖報有始有終者也其在衰俗誠可  
嘉尚予乃悚然而器之曰楚今當作礧矣既而來求  
其說廼告之曰古者制名皆存義例有像其類而命  
之者因其材而篤之者或審其剛柔而抑揚之者或  
察其氣焰而取與之者非徒觀羨誇大而巳也今予  
以汝美在其中用見于外篤實輝光有不可掩焉者  
若夫氣志堅凝如鉅石出霧洞達無隱既敦固其材  
實復砥礪其廉隅方嚴正大莫夫鰲植之下而收任  
重持久之効者是正汝之責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  
貞吉其是之謂乎嗚呼礧乎其聽之無斃二年丙申  
重九日叙說

儒用篇

士農工賈謂之四民四民之業右士為最貴三者自  
食其力能僚所守時雖弗同固不失生生之理唯士  
也貴賤用舍繫有國者為重輕蓋其所抱負者仁義  
禮樂有國者恃之以為治平之具也國不為養孰樂  
育之君不思庸孰信用之不幸斯道中微我玄尚白  
阨窮遺逸隨集厥躬此士之所以違違於下而可吊  
者也幸有連茹為引用為主張者曰鄙儒俗士烏足  
有為也切嘗惑焉謂有用也時不見其所用為無用  
也一為時用卓越宏遠莫可企而及者烏可以時偶  
無用槩有用悉為無用之具哉

國朝自中統元年已來鴻儒碩德濟之為用者多矣  
如張趙姚商楊許三王之倫蓋嘗忝處朝端謀

王躰而斷國論矣固雖

聖神廣運於上至於弼

諧贊翼俾之休明貞一諸人不無効焉今則曰彼無所用不足以有為也是豈智於中統之初愚於至元之後哉予故曰士之貴賤特係夫國之重輕用與不用之間耳嗚呼國之所以為國者有其人也今天下之心同然而深惟者天統大開六合同軌及其選一材取一士舉目茫洋無所於可正孔子稱杞宋二邦無足徵證蓋傷其賢既不足文典之傳有不可強而為者復以時務論之今選行於上材乏於下是寔有國者之所當病故唐取士之法歲萬人為率猶三十年可盡況法未備而無所取哉又老成先進文學經制之士舉海內而計之不下數人耳故州郡所謂學

校勉勵修進之方從而無實掃地何有嗚呼儒乎其微至于茲乎斯文在天無可絕之理是恐不止不行不塞不流之意耶然士不用則已如或用之固非一朝可就必須廣學校祿師儒振士氣而勃興設衆科而肆取故得人材輩出以膺文武之選以成久長之業斯則適其時矣任是責者庶聞之油然有蹶於中述儒用篇

吏解

甚矣吏之不學取之無術也紛紜苟且自進自退據其名則正較其實則非而官之形勢衆之情偽習不相遠也故諺曰畫地為圖不可入削木為吏期不對此蓋傷其持心近鄙之之碎也然非吏之性也勢也

今夫一縣之務領持大槩者官也辦集一切者吏也簿書期會之所交錯也利害督責之所相須也鍛煉酬酢日復一日大體細行有不違顧者少或蹉跌輕則窘折因辱重則榜責退黜吏之為役賤已極矣安得不持其事而逾急欺其心而後語哉或不經事昧於自信聞其名則憎見其人則易意復少忤至忿嫉訾毀不以禮貌相接非也是皆不澄其源而責其流之濁也若使上之人能清心省事一其法政簡而不擾雖有傑黠苛刻急劇苟且之心將安所施哉余故曰非吏之性也勢使然也若從其流而責之所可鄙而傷者甚矣今天下之人干祿無階入仕無路又以物情不齊惡危而便安不能皆入於農工商販故三

尺童子乳臭未落群入吏舍弄筆無幾顧而主書重至於刑憲細至於詞訟生死屈直高下與奪紛紛藉藉悉出於乳臭孺子之手幾何不相胥而溺也以至為縣為州為大府門戶安榮轉而上達莫此便且速也人烏得不樂而越之嘗聞近代吏之出身難矣由州而吏負由吏負而部掾法律乃筆人材行止舉明有官否則結罪然後考試有司寸步不遺設法既嚴百不選一猶恐中非其人害於而政以今觀之其可鄙而傷者當如何哉且兩漢之世丞相御史下至三槐九棘蔚為名臣者多吏也固必學之有素進之有道初不若此紛紜苟且嗚呼弊極而變變則通此必然之理也然非持衡者孰為立法而與筆之哉作吏解篇

民之致訟者多矣未若田許之未能決也自井地散而為限田限田變而為無法此事端之所由興也又以兵農勢異兩有相犯各持其是而不相下治兵者曰吾軍力之所自出親民者曰吾征賦之所由辦居上者若是為下者將安適從至官諉吏而搏擊吏眦賄而與奪章制蔽欺卒無定論幸有審兩造而克荷者情裁臆斷明同仁一視之公釋累歲積年之弊往往迫於形勢頽後患亦因循而莫之問故僥倖者觀其如此又以彼弱易欺也詭冒斂糶靡所不至甚者損衆益己闕一方之訟必被擾而後已以致率矣抑滯之氣鬱積於上烏得無水旱之異哉水旱之來又弱者所

先苦欲政能行民之不困也難矣余嘗讀大雅綿之詩虞尚質厥成文王厥厥生蓋言二邑訟田往正於周及入其境履其庭禮讓之風無或不在二君感而中愧生其固有良心相與罷歸棄所爭為間田自是歸周者四十余國先儒以是為西伯受命之符宜矣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何有其是之謂歟嗚呼三代而上教有餘而法不足兩漢而下法有餘而教不足教不足法猶足治也矧教與法俱至闕然者乎民不險而訟也又難矣施於今者宜若何曰惟有明其教一其政立其法干其上然後擇官宣化守其法于下庶幾民志日定而訟者必為之熄矣述田訟篇

秦惑李斯之說燔書阨儒以愚黔首故一時豪傑之士醜厥德而耻食其粟者多矣如蓋公盧敖倉海若商山皓皆是也若黃石公者後世獨以鬼物為疑非也觀圯上一節公蓋逆知其災劉將奮非良無以輔成漢業雖然頽祖擊呂政於博浪沙中良之氣固以為蓋世雄傑惜有其材而未至者學耳及一旦相值輒令取履跪進旬日間往返三至先折以禮繼稱其可教特重夫師道之傳抑使動心忍性散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也兼奉執履杖弟子之職非有儻荒可怪之事而班固亦以非有贊焉設若良欲神其所遇不過使高帝異其非常平時智計皆自神異復不輕其所授教而已使是公果有其石我已之語亦不過古

人事了徑去剷跡韶光今千載而下仰其高風可聞而不可詰也又嘗讀公遺書皆明哲警抑之道殆黃老氏之精英者也不然胡自托於荒丘礫确而為是僚隱行怪之舉哉由是而觀東坡稱公為秦隱君子可無疑矣距祠東里許有阜曰黃山下有孔穴其巔巨石嵬立土俗相承云公出於此尤為不經云至元甲申歲夏五月余覆灾祠下頓瞻山川慨焉興感書是說以辯云

筆說

燕之筆霜雪頽也勁而莫為屈楚之臺炎蒸之堯也柔而易為書勁與柔何俟多論獨念夫用之有難易也余以心無所用近集三代已來輔臣相業述調元

事鑑筆為日課資間中一樂机格間燕楚之材皆具  
柔和者易於得字腕不知勞也勁挺者艱於如意手  
指既据致牽其臂而為困然不數日燕鋒方練布畫  
愈精頌楚產已敗而不任吾用矣予於是乎感焉曰  
此何異於相之用人也昔霍將軍子孟欲顯事權利  
其庸鄙者相故李蔡石慶王訢揚敞使之充位而已  
霍終不聞讜言其族隨敗而無餘唐相蕭嵩亦以韓  
休柔易而薦之及其當位持議方剛殆不尠撓至有  
不意能爾之嘆而開元之政蔚有可觀後之君子居  
於人上者正當毋友不如己者可也苟專以庸鄙便  
已為心其如那家何作筆說至元丙戌夏六月三日  
也

龜蛇說

巳丑歲秋八月癸亥有玄龜丹蛇見于太乙宮之書  
院鍊師范君拜拜以禎祥來請予為之說曰蛇虺在  
所而有玄龜不常見一旦踳跚蜿蜒並出而偕行此  
又觀之罕也二者化精水火玄武袁甲以自壯靈蛇  
搖毒以螫人故古者師必圖形旗旄用先啓行加招  
搖於上俾急繕其怒以示禦侮毒暴之戒今六代純  
一師奉命醮斗積有歲時豈精誠感格當進作之  
際堅勁衆怒俾禦侮警暴陰為之祥邪然禋于彼而  
見於符籙所在者豈祭法從出昭其教之本邪不然  
昔昭應宮因二物畢至灵宇斯建抑亦壽宮將欲復  
增光舊物於為有開之先此邪吾不得而祥也作龜

鮑同出說冬十月三日書

牛生字說

全閩鈇官屬吏曰牛生者東平人世儒家尚氣義好刀劍或欲之雖千金不佞聞余名甚喜通謁未拜予曰汝非文星者乎唯而不敢當吾自杜歲亦以論文說劍為喜今雖羣氣習未除也遂與談古今劍器雄雲雌縵者數品至有所未聞而未見者若歆吐燕趙勁氣而來吳越之清風也已而懇請曰星之表字走有所未安幸憲使與易而淬礪之因謂之曰維南有斗不可以挹酒撥然經緯昭布天之至文也昔龍泉下泫紫氣上鬱張雷識之得二者於幽囚之下嗚呼一物之靈有如是者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物猶能以氣而上達人固當以文而致昌其以文昌字之可也牛生其勗哉毋怠於是書以為贈

米少尹名字說

人之性有生而即敏者有學而後明者要之生而開敏者為上習而成性者次之劍倅米君燕產世為西域人性開敏樂於為善葦憶其兄中丞丁多故際衆無異議中外稱其善良予過劍浦米來求名因訓之曰閩闔者生其善心顯其可踐迹也內不先開英何為而毅故字之曰英甫燕汝年方壯功名晁表若能以乃兄為法篤其良心踐其善迹是不負天性幼成訓夫闔之義也英甫其勉旃庚寅九月十二日書

於南劍廳事

孫欒郎名字說

六藝以射為重三代所以觀德而貢士也故男子始  
生懸弧矢於門俾射上下四方示有事於他日也元  
孫欒將生之夕纘戎晉人杜侯以竹箒五十遺余疾  
甫去而欒生其間先慶璋名逐生來之兆為不偶然  
者昭昭矣今生十有八歲安妍靜學習頗嚮方訓名  
象德不即開先之祥而用之將何求故以筭名之而  
以君貢字焉亦因饋命鯉之義迺告之曰雲夢之竹  
天下之美材其米而貢之者將達之於王庭備夫射  
宮大用以明擇士之道其為物豈不重哉然矢之為  
矢必須辯陰陽相博功矯揉以端其紆綴文彩以煥

其羽筭堅銳以利其鋒鏃而後可以洞遠而捷鵠不  
然雖公佗養由之伎且將不吾取矣於戲筭王氏由  
農而士嗣志讀書追於汝蓋五世于茲吾老矣其所  
以望於汝者端重持其中和易接於外不使一毫怠  
墮之氣設於而身以之效用致遠而光大

先世之業小子筭其服之母數至元壬辰秋九月十  
二日少中大夫祖父秋澗老人訓示

叔父後

谿題示

訓汝諄諄意竒文見運翁洞堅威可大棲鵠體瀕中  
既應開先兆當知矯揉功遠期遠近効羽夾看摩空

樂全老人說

昔太史公傳貨殖以素封而名家甚夥然富而好禮

享所有而全其樂者蓋亦鮮矣林氏系蘇門望族君  
王雖治產時逐處心遠大資之以發其身者良有足  
取為人志明而氣銳樂賢好客教子孫讀書頌一事  
不肯屑屑出人後通都大邑居奇貨儻贏羨掉臂於  
陶朱猗頓間千金之產有過而弗觀者至親近名士  
大夫風雨寒暑奔走不避如鹿菴顯軒二大老愛其  
疏通知交皆歎與其進遂資籍子仲先為時聞人故  
好事之名高出行輦達官時貴踵接於門者無虛日  
家則藏書有閣圃外思親有亭植佳花釀名酒客至  
則擊鮮為具賓醉而後已窮年而不厭也今年七十  
有五視聽聰明行步加健飲啖如五六十人既富而  
壽壽而安安而能享承家有子純孝而特達釋負有

孫善繼而克荷歲時謙喜朋簪四盃兕孫蒲前奉觴  
拜壽樂融融也一門之中百順空集何其秉之厚樂  
之全且見其禮義之生於家也予以世姻故游最狎  
因舉曾有慶謂子仲曰若延父克享所有以齒以德  
拔古人之例宜易名以顯異之若等以為何如曰謹  
唯命遂以樂全老人目之異時瞻喬木禮高年使誥  
雲絢彩爛焉盈門是將望於若子若孫者未必不張  
本於斯耶已而子元來請其說於是乎筆以為贈歲  
壬辰至元廿九年履端日書

勞正斧辯

斧斲蒼玉為之長徑九寸有幾鉞之刃滿六寸頰下  
畧齟齬之中堅厚二寸強龍首呀吻嚙于口作兩段

吞吞腦與刃通以柯貫之上以雙螭螭冒其端下以  
玉束瑄承其竅華潤緻密無微疵可適神兵凜肅真  
秘寶也且斧者黼也黑白二色相次故以水蒼玉象  
之三代之制云兵刑喪祀用之飾怒以賜殺執之以  
就列示威以啓行而已今則天子正何朝會命冕執  
中立以劈正為義莫究所從來然法物變易多自孤  
隋李唐因之有不能廢焉者歟又制度追琢以近代  
工較之非隋唐莫之能作豈劈正之論權輿於二代  
間邪嗚呼斷之為德至矣昔孝成以優游不斷漢鼎  
遂傾憲宗知惟斷有成淮西克平是既繡於裳繪於  
衣織于笄畫于幕今復植立以肅正朝古之人納君  
於正去邪勿疑寓德威於物以將其果殺者俾無或

忽也垂戒之義深矣至元癸巳春三月廿六日因閱  
實借御史商琬修撰魏必復觀於侍儀法物庫偶憶  
近歲夢先師命予賦朱干玉戚詩今日適與神物會  
遇所謂嗜慾將至有開必先者也作劈正斧辯

王氏冬藏圖說

夫出處語默君子固由其中然造物者不無意於其  
間也適事殷之時引之靜處使遠其咎人意若中有  
所惜我可忽其所事哉曰事謂何靜而積學以俟夫  
動而有為也博不云乎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  
則何以哉况每每而來我悠悠而過心放而不思其  
求學雜而不至於穀坐靡光景日就衰謝則曰人不  
我知時不吾用其為惑也亦已甚矣今將叔放豚以

入其笠屏吾雜以絕其害朝焉而經暮焉而史經則  
所以端吾體於中史則所以驗吾用於外且為久之  
所不能久補旦之所不足要本先定力以固窮終精  
思以求道貫夫六藝之旨而醅醉乎事變之末者如  
斯而已矣至於無益之談不切之務昏怠之氣過分  
之思合俗徇情微逐挑達一日三秋之戒廢日廢身  
之喻又見夫左箴右銘儆其敬之未莊心之所不力  
也嗚呼昔孔宣父稱顏氏子其殆庶幾豈非三月不  
違其仁乃優入聖域之要也歟予嘗求是心渾然無  
間於一時之久者無他政自敬與義史持動與靜交  
相養故也若夫冬者歲之一時猶夜之所當息也又  
易曰艮其趾時止也雖止止不終已而頌其所止者

蓋成於終而後有以成乎物之始此冬藏之所以作  
也至元廿四年丁亥陽月初日云

度曲說

敬齋李先生晚年以歌酒自娛既耄雖不復而情猶  
獨至每興未輒持空杯令門人鬪生放聲長歌以導  
歡暢或不如指先生以已之所得教之遂載其手而  
高下之使視焉以諧其節奏雲起雪飛窮<sub>腰</sub>而後已  
公亦黥然也丁亥冬十月八日飲李氏新篇偶及分  
村歌節信主士達仍為發此冲冲然殊有所適昔孔  
宣父與人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焉又漢人倒蓄聲  
樂唐之士夫皆有音學由是而觀歌之為藝亦未可  
人也先生以材德主盟斯文六十餘年予總得一拜

履綦及過元氏先生墓草已宿何先賢風流蘊藉不  
容多得也如是可勝嘆哉吾特書此異時會與簡之  
鄧君相值於光風霽月之前拊掌談笑中郎之文采  
風流不無騁騁於眉睫之間也士達其志之又從而  
為之許曰我觀夏禮杞固不足徵兮吾道綏如賢獻  
曰已零兮斯文未喪其將孰為興兮噫

中說

聖人垂教千言萬論獨以中為天下之達道者天體  
如是也且天地周圍三百六十五度而南北二極接  
上崧高乃天之中心也故定極焉然後天地位而萬  
象則其法焉故過則為差不及則氣不能成歲折而  
中半二九一十八則度之數又稱停不偏矣人出

於兩間受其中以生是謂之理理者仁義禮智之謂  
由是觀之聖人之為教所以因其材而篤焉舍是何  
以為物何以為則故董子有言道之大原出於天其  
斯之謂歟於是述中說至元成子端午日兩中書

命說

姬仲實者名思誠真定靈壽人幼業儒兼該陰陽氣  
數之學今年四十有九以耕稼歸隱孤虛取名非本  
誌至元二十五年自趙過衛將還裕之方城縣合河  
鄉之新居為予作七日之留得略談三命之理知姬  
之所得絕與衆人不同其法大抵取先天二氣五行  
萃合一處以盛衰偏枯克陷扶助就其胚胎截長補  
短互相乘除度其造化虛實得中與否然後斷其衰

旺成敗何如耳且謂予身自乙巳至甲辰兩運極安  
靜得壽垂老若無疾恙予莞而謂曰所獲多矣尚何  
冀云又云人不富貴者若有學問即與享用者同樂  
又曰品秩入格局者極難因說賤庚即今大運見在  
乙巳巳中閻戌人皆以破官者戌也然戌居巳若  
無力不妨姬曰不然只為戌字居巳無力故官氣不  
旺何則日居丁卯火取月壬子為水丁之官子却為  
卯相刑尅使主子散漫卒不得用若戌土建旺即成  
涯岸其水自可浮舟楫潤物類今年歲君雖是戊子  
戌旅寓於子非土之正位亦不克助燥開歲巳丑用  
神戌辰皆土 恐却得扶藉作內作外皆獲助益蓋  
上下氣體皆順故也又以六壬占得一課其名見幾

初傳功曹次傳從魁末傳天網中間所有動靜不涉  
虛妄其占云功曹者官府之吏長起發其事者也從  
魁氣母之杓斟酌與奪是大人之主斷者天網即斗  
之標係從而贊輔者也謂如杓有挹用柄自然來隨  
將來所應多是武秩支用在今歲窮臘來春孟仲間  
其事可驗門下自來占決無似此課皆順無逆有成  
不妄也幸切記勿忘時歲八月十二日甲子未刻事  
也因念遠凶近吉君子之恒心故數占而不厭惡直  
喜謏世俗之常態多願聞而受愚至有求其所不可  
得避其所不可免中無蔽志一聽於卜神亦不為之  
占矣且不測者陰陽之神也孰為細人寡聞者可得  
臆而度思彼妄意受愚者是特疏釋一時之隕穫耳

苟非理之所在義之所當行者其矜憤警俗虛高務悅之說君子雖聞之而弗由也然所以見其彼之云云者試以吾之所在而當行者且念夫彼之殊異於衆人之所謂者果孰得而孰失哉作命說

金從革說

予嘗侍坐於丞相史公昭文先生談歲序攙搭之說不爾四時不續歲功不成開府以未之聞而喜甚繼以鼓鑄事語予曰汝知夫金之從革乎工人搏沙為範力甚疏弱以金燬烈之氣寫而就器彼樣度之圓方文章之緻密頑雖絲髮之微其脉絡縱橫莫不克滿爛然可觀有非人力所能然者何則方金之在鎔也猶氣之氤於範圍間也彼燁燁融融揚彩委質

既為之氣蓋有無不者所謂氣不周者是也予以晚進學淺尊卑勢殊有所聞不敢質其所從來後乃知據易說莊解而云其敷言甚翫縷也以今思之為予而發者多矣予平生疏直強項氣少不入下而於世每奇而不耦先生以不屑誨之蓋先說欲學者紬繹其道貴夫造之深也後一說以變化氣質為先欲澄治粗厲俾就夫氣之中且和也此豈唯予益實於世教有補惠夫後學者深矣因追錄前言述從革說馬氏子處禮世准家氣清而志學來求予訓辭特書此以貽之

古文今文難易不同說

訓誥誓命等文體固不同要本聖賢以尋典明天理

本人情統群心而已然古今碎文有難易相反者先儒論難終未明了以予度之書之為策須史氏潤色隱括既出衆手性異好尚學有深淺才有高下筆有強弱而碎有溢易故也九峯疑其勝女口傳者偏記其難孔壁後得者返為平易反覆究說以遠而泥謂如尹之訓賢君也當深而易庚之誥民庶也當易而深又周書五誥契牙詰曲叮嚀委曲有不易曉者此無他一繫夫當時人情勢有不得不然者更值夫史氏之尚奇者一向艱澁韜其幽光以成噩噩灑灑之體耳蔡氏復以紀實難工雅詞易好為辯是亦主其措辭為言然不啻此恐杜後來者詳說使學者躍如求於耳目聞見之外也

商魯頌次敘說

韓陳二生問魯繼周頌商次魯頌之後何居余曰三百篇皆周詩魯則列國蓋周之胤裔僖公又魯之賢君天下無王蕩蕩披披而周禮盡在於魯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賢諸侯不與將疇歸恐亦書終以秦晉繼之之義也若商頌次之魯上殷周之先代前後不叙意者孔子殷後又當斯友之主那等樂歌皆成湯高宗威烈其聲其靈赫赫濯濯如此為子孫者刪次之際偶得是篇於大師可忽而不錄仍附于後以終其弦誦之意恐或然歟

百獸率舞說

百獸率舞先儒皆無明文所以然者豈上世四靈在

郊樂與天地氣應故幽則神和於上明則物和於野  
 正緣史官形容四靈等瑞以見其氣和之至且如唐  
 明皇舞馬止是一時教習即能驥首振鬣銜杯上進  
 應樂節不差况聖人教化極和感發動盪上下同流  
 信及咸若有自然而然者予故曰獸之率馴蓋實有  
 之非溢美辭也不然則鳳凰來儀亦可為疑了

電說

陶晉鄉說獲嘉縣今年五月初雨電為灾其大如杯  
 拳桑葉折無餘及多拔大木有提去百步者如此  
 凡一十八村其可畏也予曰天地間無別物只是陰  
 陽二氣交感而已雨露霜雪如常者天地和恒之氣  
 也唯其弗和致有此異盖陰沴乖戾之氣從中脅而

成之其大小即隨所感輕重而然木拔與去此是伏  
 陰搏陽而奮木適與值遂突而出之耳氣盛物微吹  
 而去之氣散自墜于下予二十歲時行共山道中望  
 羊角風自西南來蓬勃方數百畝吹駕大枿於塵空  
 上者數十株正此同耳申豐云雨雹山有水不截截  
 無棄餘所致且一歲山谷間陰積不釋者若一一截  
 之庸能既乎又遺堅志說有人兩過山行忽拔至聞  
 其陰靈用力過而自絕倒者是皆齊東野人之語

士當教子說

予嘗疑士大夫多不教子求其情而不得乃臆為之  
 說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學者有牛毛鱗  
 角之嘆其成難也如此豈謂是歟且以已况之攻苦

茹辛焦心勞思積數十寒暑之勤僅得猥列士行否  
者將何所冀哉故往往多不以所難強其所不能寧  
從彼好使易為立身耳然螺贏最虫之微者尚能負  
頓鈴振羽而祝之曰類我類我况人乎彼或不賢為  
父兄者固當擇其師課其力誘之掖之俾極其所進  
之方果鞭而不前然後隨其所樂以畢父兄之責此  
吾儕當然之理也然自非下愚不移天下無不易之  
俗人無有不變之資只在夫發藥者如何耳為子弟  
者至此日當愧耻無地心憤口排勉立志節人十之  
已百之人百之已千之若恐不及為心文使昏惰之  
氣不設於其身可也

先君亦嘗有言四民士為重學有成高出一世如其  
無成不與人若委而棄之此何足以有為是則賢不  
肖其間不能以寸孟軻氏之言責固不為過矣又父  
兄不能久視長在一旦衰謝觀彼之子孫若是之高  
我之門戶如此之卑家聲日替世業一空幾何不嘆  
息而悵悵於斯也近一素宦以家學授其子三俱有  
所立尚以未登仕版至告人曰吾死目且不瞑矣父  
母之心天下一也况其所業未就學幸得而不自強  
才可進而乃自畫其為父母者安得其心不做困者  
哉作士須教子說

周景王大泉說

世之嗜古者多尚鼎鐘鼎鐘往往偽出古而真者莫  
錢若也燭薄晉卿好古泉而得大泉五十者改之譜

籍蓋周景王所更大錢大夫單旗諍之以為不可者是也其形徑一寸二分其重積十二銖今則半兩也以歲月計之自景王迄今幾二千年矣其文與周郭肉好精緻堅凝略不為之齧蝕信哉前代制作後人有不可企及者嗚呼陶子其寶之無數安知無被箴拔策踵門而求丐者乎昨日歸卧春露堂既覺適筆研在机偶為書之閱體中不佳拂拂然從筆端出去矣至元二十四年秋七月丁酉戲題

賣兔說

伊川先生見賣兔云此亦可以畫卦或者曰何謂也余曰物盈天地間皆從氤氲一氣中未所謂萬物一太極也卦之畫一陰一陽而已兔亦具其二者之氣

耳見兔亦可以畫卦蓋謂有此理耳故又曰不待龜馬之顯著者馬

二馬圖說

明昌初西夏國母病章廟遣高靈往治愈之獻名馬回謝一曰進御以試良德即旋焉上怒命太僕驅去窮曰力斃之未夕往返馳五百餘里昂望天廐振聒長鳴若無事然自是以一骨當御今觀此二馬毛鬣駭異黃門飛鞚迅若游龍豈非當授轡之初耶嗚呼馬臣類也食三品藟豆直立內仗一鳴則默之矣其或猥靡為心取媚於上以速見知皆非馬之德也然則馬之為如之何而可曰有受策服勞不有其力以服芻秣之恩庶幾或從王事無或有終之義也作

二馬圖說

稼齋說 崔文字文卿

稼齋者府從事崔君之自名也求余以隸書冠於卷首余曰渠年才氣銳方馳聲騰仕以調議理務為事何以稼為豈起家隴畝揭焉而不忘其本邪豈食貧口衆祿不足以代其耕邪豈仕不為貪動久而思其靜邪曰崔氏世居在平簿有田廬近在郊遂與城居不殊其靜遊始谷耕林隱也性傲自海上罷官西歸脫煩鞅謝人事郊居者數月中然大有所適方夏之初三農在田耘耔底蹟予開軒卧治觀良苗之懷新有田畷之至喜及夫多稼雲如幾々彌望奄觀銍川偃然觀崇墉之積膏豐年之歌動高廩之諫田里熙

熙物情交暢以已之樂而為衆樂因衆之安而為吾安是乃平昔明農私有所得於此也其為稼也不亦宜乎余曰四民之分各有收業而進莫禁於仕退莫安於農仕則思吾所當安而明夫學之用也農則安吾所當遇而樂其身之適也若當仕而農將貽老農吾不如之鄙當稼而仕恐妨大易知進知退之譏然進而懷靜退之心不猶愈於退而存不已之念也與崔君其艾服官政進進而能先求其所當安而安之而後思已之所安是亦先其所憂而後樂其所樂之意也作稼說以貽之

李郎中二子名說

郎中李侯正卿有子二人俱教之讀書從弟孫問學

其勉勵資藉之者甚力其長資頗篤厚次則侶涉輕俊然奉若父命周旋唯謹一日請訓名字於予迺告之曰古人立名命字取義多端俱不若酌其才性優劣就為教誡而抑揚之最為親切夫篤厚者必藻之以才華所以彰其文質也故其長用質命名而字之華甫輕俊者須濟之誠實所以備其材德也故次者名之以俊而誠甫字焉嗚呼二子今而後當克制其偏勝涵養其不足以造夫中庸之域他日立身行己不致有過不及之差庶克荷汝父平昔提誨之責尚佩服之母教

初民四子名說

汴梁士人祁祐之治生而不求富樂善而不近名尊

賢者便教子讀書意在亢宗起家介司計場敬夫求名字其四子子謂為善好學積累能文則協氣感發其興也勃然如水之淵渟滙濇一旦洩溢騰而為雨霧降而為川流有不期然而然者祈氏子誠能勉力進脩則於志成美其庶幾乎故其名與字皆以水命意焉澤字潤甫淵字濟甫源字湜甫濤字浩甫嗚呼小子其聽之母忽

王從事李明子說

兵馬指揮即前世執金吾職也其從事王之故人也以通家好出拜其子詢夫

李 涉 即其命意以連僧場之因求訓誨

祖少從西菴楊叅政

樽俎士大夫間風流蘊藉以通才稱惜乎  
汝父夙蒙中丞王西溪提誨持身從政不  
失 不偶優游常調然在相衛故家間屈指  
可數若家世之隆替係子孫之賢否欲其才賢讀書  
修業而已在我者既盡達則身立名揚光昭世緒窮  
則 為善人吉士此理之必然小子其服之母數  
石抹氏子名字說

大德庚子冬秋澗翁步人文殊東院主僧量示予木  
鏤瑞像一龕何精妙也詢其孰作曰汝南監郡石抹  
君 也為人端整白首辭語灑灑有章天性機巧  
不待師授而能今年三十有三始筮仕入京師既而

僧印未謁言辭容止與向間昭合  
資何出之晚耶登曰叔父國用從

四年母老侍疾持服

年茲替家

觀光上國而名字未立

何以稱呼

先生顧郵為之訓誨曰勉夫志之  
命名用世亨字之夫雕鏤刻畫持

志其遠者大者傳曰貞固足以幹事  
亨誠能貞正以固其德幹敏以運其  
昭先世之業迺所以望於吾子也其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六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七  
行狀

故真定五路萬戶府參議兼領衛州事王公  
行狀

曾祖諱某

祖諱某

父諱某

滄州某里王某六十三狀

昔王延州有云君子有惠政而無異政史臣傳循吏  
而無能吏故班孟堅序龔黃鄭召諸人曰生有榮號  
死見奉祀廩廩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德旣肆乎循政  
復極乎惠求之今人其惟王衛州乎公諱昌齡字顯  
之姓王氏滄州人世雄于財以孝義著稱鄉里公少

穎悟不凡業儒學斬然見頭角故大父臨終嘆曰王氏之宗善積有素嗣續弗絕必矣然起吾門者在此子也貞祐初滄景被兵破公以孤童子能依彊濟難間行歸汴抱負奇節時人未之知也正大末京城戒嚴北面元帥府以材幹辟公授帥府經歷官積勞遷明威將軍陳州防禦判官適幹書大丞相政總兵民撫鎮河朔開幕府舉良能恢弘父兄之業用薦者起公參議幕府事公遂悉心畢力知無不爲故得感同風雲合若符契國朝有事東南城攻野戰餘二十年公籌畫戎旣應變機摧無戰無之以至冒矢石輸忠力作七氣雖一時輔佐有不克負荷者初王師次安陸負險之民盤結山谷間備禦完固艱於力取公慨

然以降集請行時人危之旣抵壁宣示恩信喻以禍福竟招降而全活之歲丙申冬

天兵次光州時餉道不繼主帥命公率十餘人乘棧入焦湖督運中流遇賊甚鬪衆怖亂棧傾身沒於水者半公獨神色益壯持兵殊死戰賊潰護所運以軍士賴之大振遂取光州凱還丞相嘉公伐謀制勝之略遂留公居守公遂附安反側市肆不易按堵如故幾於一載及策勳盟府主帥累公之績以聞朝廷褒寵之而後奉命北覲通名於天朝者數矣每以生民休戚軍國利病爲已任而風雪涸寒往返之勞略不之卹也子今良法善政守而不失者多公所請云辛亥秋七月

先皇帝即位正封邑錫勳舊復以及朕共獲新中山

陽六縣之地封丞相若古采地然昭其功也時

朝廷以汴洛荆徐畀丞相經畧之以衛乏人爲憂且

曰衛當四達之衝民疲事劇非得二千石良者無

以剗夷積弊涵養瘡痍也既難其人特命公領其事

公下車以來散以奉上恭以執事巨細不遺知所後

先哀民之困於繭絲也均徭平賦以畜其力痛政之

極於汚染也治官汰吏以清其源并容細民不擾市

肆懋遷有無以通舟車捷堤防以捍水災課農桑以

抑游手尊王人則修飾館舍免病涉則平治橋梁勸

薄俗扶善良禮賈只後賈貧之行郭郭廣居屢通商惠

三興滯補弊民不見吏而無吠警之虞士格所取咸

有聞知之懼蓋公之治化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

嚴而已衛自亂餘以來民耕植居郡東者多而泉水

自鄘城而下崖岸平流駛如掌上稍東復與淇水合

秋潦時至涇流之大南際漢金堤田廬爲之一空公

爲堤黑蕩陂以禦之遂絕橫潰之患清水出山陽白

鹿菟公乃度原隰創溝澮溉田田余數百頃其興起泆

利如此朝歌介邙鄘之間地迫山麓灌莽極目盜聞

出沒越人於貨行者苦之公乃建議於漕臺周侯德

甫州而縣之驛亭軒頓頓於是淵藪之患息駟驥

之力紓焉而德之波及鄰土者又如此既而丞相材

公之爲酬公之功以其子復克同知衛州節度使事

遂有撫卹軍民均平差役勸課農桑決詞訟治效

極多之諭誠以八年之間熙然而春郁平其文樂國  
 多士之風還舊觀矣已亥春例上計行臺惟法苛猛  
 公不忍甫息之民橫被侵暴遂乃道巴峽抵忠渝哀  
 鳴相府中有以彌綸之也雖獲所請竟以憂勞致疾  
 東歸以是年冬十月廿日卒於魏縣之斜坡里春秋  
 六十有三越十一月葬於沒縣王尚材之西原送喪  
 者餘萬人攀號祖奠凝慕不已其貴官名士若閣閣  
 左丞姚司農張左轄叅卿王仲禮宣撫張子敬耆德  
 孫元輔段季昌咸遠道致祭衛人思之如戴父母明  
 年相與起祠宇立遺像植豐碑壽遺愛歲時香火之  
 奉其嚴如生公資明良安雅德量無涯疾風敗葉表  
 口不出臧否飾吏以儒外彪中彌慈祥惻愍喜愠不

形於色務明大體惻愍無諱持論深長操守匪石其  
 待人御物純以至誠感發人心諄諄訓導若嚴師慈  
 父有銘骨不能忘者初京城厥園友人其以罪逮捕  
 拯公為舍匿之竟以獲免篤制徒單雲甫肥遯鄰邑  
 聞公之典衛也幡然來歸為治堂黌極賞禮選子弟  
 之開敏者從而師之自是郡之文風尤為煥興又曹  
 取齋通甫由趙來依疽發背自病至終公盥極殯送  
 曲盡友義北渡後无遺山號稱一代士林之宗愛慕  
 高義乃有今而後寒士知所歸之嘆每自公退食盤  
 饌稍盛必撤去之曰無暴殄天物及宴樂賓客供具  
 豐腆成愈厚曰儉於人則不可也餘暇則閱書史接  
 文士晚年尤喜作詩歌詠風流不知老之將至至雄

章傑句間見層出兼善尺牘行書嘗謂下客王惲曰  
吾少業儒以時艱罔卒所志然曾中緒餘之氣勃勃  
然日新矣其好學又如此愛其子擇師而教之因訓  
之曰我不願若富貴能儒素起家弊廬饘粥生養死  
葬足矣故於諸生契籍作成爲九至所交皆天下豪  
傑其推賢讓能而外諸公者如中山楊西菴盧龍盧  
叔賢河南鄭子周陽夏董端卿皆一時材大夫也公  
之歿丞相墓祭而哭之曰昔公勤勞我家三十餘年  
事無巨細咸仰決焉豈其天奪之速而至於斯俾予  
榮榮然在疚至有失明折肱之喻來號之聲感動左  
右其爲賢主人所惜如此不可謂不遇也不可謂不  
達也故論者評公之惠愛類鄭子產忠貞類漢王常

智周事悉類蘇令綽權望雅

事 之其樂於爲善之心又如飢渴之於飲食  
也苟推而行之天下其功烈豈止是哉夫人姓陳氏  
齊安人生子男一人諱復少負鑒裁於間母通  
達政體用丞相廷薦宣授衛輝路同總管事其  
綸章諭之曰故叅議王顯之才行相輔政恕中行俾  
治衛輝民安事辦今子復良有父風以繼述之事考  
之誠無媿負矣孫二人曰雪山曰鐵山女孫一人曰  
幼安嗚呼公生平事業智名勇功囊括無迹恐蕪類  
之辭不足發越盛德之萬一敢以區區聞見播任興  
訟之實者勉爲具述託立言君子而圖其不朽焉中  
統三年秋九月廿有九日門下王其謹狀

太一二代度師贈嗣教重明真人蕭公行狀

師諱道熙字光遠本姓韓氏其先汴州人五代祖銀青榮祿大夫壽自唐季來隸于衛曾祖奕山舉茂材祖渤進士第父矩隱德不仕度師其仲子也師爲人英偉眉目疎秀豐下美鬚髯三歲識字六歲能書棲心教法儼然注蕭門二築之望金正隆間始祖一悟真人以神道設教上動人主所在翕然從風韓氏舉族清修師母閻尤極信心深入法海既孕苦病父請禱於真人真人曰汝韓氏素植善根當產異人且昭陽報然將來必佐吾法門可服吾冊書以安胎息又之母感異夢旣寤師生果稟奇相充閭之氣肅如也

纔免懷留養道宮受度為道士復先訓也再命而受清虛大德之號大定六年冬十有一月真人羽化於萬壽文室師縗絰哀感如喪考妣於是相宅兆具葬儀及殯整整有法綱而不紊觀者感嗟異之時師甫滿十祀耳旣窆師乃陳寶籙法物具香火陞堂以二代嗣事諭衆有門弟子辛道省劉道固等思有以大厭衆心稽首求頌且問師宅生云何賢聖師即走筆批曰明月清風大德頗訝愚人未識怱怱詢吾為誰只是從來太一衆遂誓服歸心焉九年朝廷欲其行異勅立萬壽額碑於本觀是后聲教大振門徒增盛東漸于海矣初真人謂靈章寶籙率天神持護遺命起臺中央上為壇屋鐵作戶牖庶幾神靈游居有以

安安之師乃擴充真訓專光圖錄締構層閣制極壯麗揭以靈章寶蘊之名歲時醮祭為衆生進階之地復建朝元觀為祖師墳原道場仍植豐碑表標景行不數寒暑內外修治輪奐中度師直以德教感化曾聲色不動門人子來如趨父事十一年時師殆十有四臘門人鉅鹿李悟真者造請何為仙道師曰做仙佛不難只依一弱字便是爾曰弱者道之用也悟真既授旨辭還師曰可速還汝當遷矣明年李不疾而逝殯七日形色如生及殯舉棺後如開視之從中一曰錫飛去餘衣衾而已衆始悟師旨當遷者即仙也其慧悟如此一日師曳杖逍遙謂左右曰吾旦夕欲馳四方可趣治行裝已而世宗詔求海內名僧宗主

天長觀事師遂幡然應詔不閱月戶外之履滿矣師密削疏聚精以備儲乏既而秋旱京師物涌貴提點陳公者備化畿內師曰君休矣吾已辦之或者疑焉不數日陸輦川舟望集於門下衆服其幾沉物先德博而化時大定十四年也明年春辭還鄉里后四年復住趙之太清觀適境內大旱衆禱雨於師曰今蘊氣隆蟲願垂慈請命上帝師曰若等宜先竭誠徧走羣祠不應當以吾法行之越三日不雨師乃書飛雷拔旱符一道張淨几上復呪法水數石令州將已下人酌水沃符畢雨即來矣行未竟雷電雨且尺歲賴以熟迄今趙人能道其事共二年興陵夢師冠履上謁寤思之遂徵至內殿問以攝生之道對曰噓噲精

氣以清虛自守此野人之事今朝廷清明

陛下當允執中道恭己無爲而已聖躬爲之興及  
還寵錫甚渥廿六年秋師忽恩棲真巖壑因密謂蕭  
道宗曰吾門衆萬數試經具戒者完顏志寧王志冲  
而已然志冲特純精廉潔可屬後事遂設大醮告禱  
廟昇之傳代祕錄曰君太一第三祖也及銘所付法  
具云有德輔德天孰可欺慎之敬之求保教基居無  
何棄几席謝去或問安所之曰吾將遍禮名山與心  
吾作天遊耳遂去後不知所終師風儀瀟爽德字冲  
粹傳學善文辭動輒數百言樂與四方壻大夫游談  
玄論道造極精妙書畫矯矯有魏晉間風格嘗自題  
畫像來自無中來去復空中去來去總一般若識其

間路其明達又如此生平好振施養老卹孤近百人  
人以錘伍千月給爲率死乃已貧者喪不能舉衣被  
棺椁爲俱具之至於持行法錄捕逐鬼物風聲肅々  
除治戶庭間始古之能吏然精一之誠貫達幽顯降  
度之功洋溢一世矣師之玄孫某以真常溫裕爲五  
代人天之師服膺先訓追遠盛德心藏不忘越乙卯  
春具大招之禮葬衣冠於祖塋之側今

皇帝登極之三祀光崇玄化真常師以祖德範圍請  
謚於朝追贈嗣教重明真人噫道家者流其術固以  
多矣而太一之法輔行世教有不可勝言者其鴻靈  
幽秘变化叵測通徹神明之功幾於上下天地把握  
陰陽者矣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一傳而至推廣悉

備若真一人弘衍博大繼志述事之善者也翰林修撰兼國史編修官王惲狀

故金吾衛上將軍景州節度使賈公行狀

曾祖鑑

祖璋

父政

公諱德字克仁姓賈氏景州蓀縣從教鄉劉鄉里人其系緒見學官王鼎所撰行慶碑賈氏前宋時出行管都團練使用威府君之後曾祖鑑志操高潔取襲不仕家素饒財以周急賤乏為事祖璋性勤儉專事農務故貧益雄鄉里父政事親孝處昆弟間無間言宗族以純至稱生二子長曰賈早卒次即公資秀穎在垂齠時舉止如成人禮既冠慷慨有遠志樂施

予不屑屑拘小節嘗與鄉人處事談辯雄偉無出其右衆屬目異焉曰興賈門者必此子也自是事有疑率質成於公貞祐初無不能卻德陵南幸汴群盜逢虺起河朔在冀部滋甚瀕海羣兇熾所灼里陌為蕭條公慨嘆龍首曰大丈夫生世不能除暴殲亂建勳名于時掇取富貴戴履兩間寧無愧怍群俠少壯其言恃其勇往往依附為用州將材公為且知衆素所推服自白衣署公為故城縣丞專徼巡事於是設方畧窮棋枰破機牙擒捕招諭不數月寇難盪平尋國兵入中夏太師國王營屯彌巨原野聲勢火烈震掀河岳元州將某舉城降無幾宋將李益都全乘隙西畧甲戌歲州遂為全所取盡質官屬妻子以東太

師聞變赫怒擁盛兵為屠城之舉公白於州將曰反復際明以力不支故至此况天道人事嚮背讞然詎能以智計免哉不早為所禍將並濟願躬詣軍門請命遂間行至深州帳下太師察公忠誠慰諭殊渥許其請闔城賴以全活大師承

制拜公定遠大將軍賜金符提控本州兵馬事丙戌歲大師帶孫郡王南畧晉衛明年復東徇魏齊皆從以行其破上黨為武大名濟南及信安水柵與三齊勁兵閔穆陵歷山下俱獲大功英威騰奕冠諸將列益為太師郡王所知遷鎮國上將軍節度副使兼右副元帥仍改佩金虎符時江陵齊東寧晉與益都界犬牙相入賊李蠻奴竊主簿者引海寇不時侵轍為

百姓患公連戰破之東鄙遂安陞授金吾衛上將軍景州節度使歲丙申以蔣縣東光阜城吳橋故城隸焉歲丙申 六太子復命以分地所入江陵齊東寧晉八城俾公總治其事公為人恬退每物盛為戒丁未歲年五十有二即致政閑居日課家僮輩躬事澤車歎段優游田野間人不知為故侯宿將也至元十一年甲戌秋七月廿八日以疾終于劉鄉里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有三公臨政剛明有斷際友間容辭謙讓急於持吏惠以養民卒之畏而愛威而不猛循循然有古良吏風初州將以甫離捨攘人心轉側頗任刑立威所犯有事重而情輕者有情連而力嚇者公為折理營救多所昭雪以從輕議又同列馬

侯子趙君妻男幼女彈壓宋其氏者被虜晉靡營幙  
間公傾橐資贖而良之其輕財重義類多此生平喪  
祭爲尤重嘗謂宗屬曰兵荒來上數世殯淺土德又  
早失怙恃其於大葬之禮非竭力盡心罔極之恩何  
所圖報遂大治塋域表叙昭穆封植林立而安而措  
禮莫不備復樹豐碑紀世德以見夫祖宗陰積所致  
之厚一郡有光焉性喜修潔裘馬鮮整自少若素宦  
然稍涉書傳善左右騎射矢不虛發時輩無與之比  
公八秩時往燕從教別墅二皖起田間飛鞚回射獲  
焉其精力老不少衰蓋如此夫人高氏蘇氏魏氏劉  
氏魏氏以賢配稱夫人梁氏施氏張氏馮氏王氏李  
氏亦俱有淑行如夫人者三人楊氏趙氏張氏子男

一十八人曰茂宣授金虎符昭勇大將軍左翼侍衛  
親軍都指揮使行淮東左副都元帥府事謨勇忠謹  
以良將稱善射蓋家法云曰著前宣差景州管民長  
官曰莘未仕曰芳樺車弩千戶曰蔚未仕曰英宣差  
滄州節度同知性方直有從政才曰仲温前景州課  
稅所長官廉能有幹局曰毅前河間路諸軍奧魯總  
管曰萍前征行千戶曰儻曰蕙未仕曰玉前征行千  
戶曰芝未仕曰蒿前景州勸農提領曰彬曰仲信曰  
進曰璧俱未仕女一人孀夫人高氏所出適侍衛親  
軍千戶張瓌男孫四十九茂之子乃滿及宣授金牌  
侍衛親軍千戶重孫一十人兄贊子一人曰榮前景  
州奧魯千戶榮之子三人重孫二人嗚呼盛哉十四

年丁丑春元帥嗣侯茂暨弟仲溫介叅謀趙君禹卿  
提點李練師子玄來謁予曰先都帥祔葬墓木已拱  
比年

國朝方平一江左不肖忝居戎右用是其表見神道  
者未即樹立以慰下泉霜露之愴不遑寧覈今將託  
立言君子圖其不朽焉敢再拜以事狀為囑遂勉為  
次第之

故蠡州管匠提領史府君行狀

府君諱忠字良臣姓史氏蠡州博野縣孟家里人曾  
大父暨祖世在野俱以伯仲稱父諱成繼業耕稼  
善因地利自高祖已降昆弟宣多至府君凡五世同  
居藹然以孝義渙一鄉君兒時日得錢鑄為戲及長

資純厚與人交不妄言謹身節用致桑土茲殖然陳  
慨有顧慮料事多合情得宜里人推其識直凡所疑  
滯必諮焉而後行貞祐初

國兵入中夏蠡被圍太守鐵哥嬰城自固民懷慄崩  
角莫知所屬欲鳥獸散公約衆合謀曰金駕而南委  
河朔去州又自顧不暇事勢至此吾輩將安所託正  
有畏天順時得全性命為計之上不然何為束手俟  
死衆以君素有畫可仰聽焉遂率孟莊鐵千兩河夏  
村等老稚百餘人持牛酒詣太師國王行帳投附

王矜其情許焉命公前慰諭者良久且給符約遣各  
歸田里尋州破鄰鄉多被屠掠唯孟莊兩河等里得  
按堵如故兵後歲飢疫公惻然興感曰家幸贏餘胡

可坐視鄉人轉死溝壑即出蓋藏粟五百餘石計口而惠之賴安活者甚衆其散而復業者往往力殫具乏公爲假牛畜耒耜鳴種有因疾田蕪不克治者公廼侶結義社相補助於是秋獲皆有得家具酒食勞公以謝其德公曰惠難相卹人之常道奚謝爲第比年來仰荷天休稍即溫飫不以禮道維持羣居雜處未免侵犯爭鬪之事衆對惟君見訓俾終厥惠君雖不經見聞遇子弟必申以孝弟兄則勉以恩愛聞順而善事者必需之飲食以蓄其良心彼游惰有安狎于不順者即畏以官府使懲戒於是田里安集不知出喪亂之餘而有讓畔敬饁之漸每冬夏設粥瀋於路以濟行人其周急濟物類如此聲稱傳播時

人有義門史氏之目州總匠王公興秀賢其爲曰吾嘗聞居家理可移治於官遂薦于行省劉公署工匠提領府君感其見知盡心所事於是配能否均程課革舊弊皆有條次不紊及考工器率堅良精緻且合時度不爲巧虛積料餘數幹扇稱又未嘗竊徒工治已私以自腴惣匠每稱能以勵其餘某年月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八十有五葬孟莊北原先塋之次識者謂公德純行美効官及物者甚廣其儲祥萃慶不在其身而子孫將有勃然興者娶同里某氏柔順勤儉克配公德生二子長曰伯祥次曰伯樞幼承訓導俱孝而友或以襲父職爲言伯祥曰吾家世服井畝以孝悌相傳速吾先人輕財重義表率一鄉雖遭罹世故

所立擬擬然大先業爲有光今于昆第二人無所肖  
似繼守田廬負薪之責惟罔克是惕第知勤敷蓄修  
疆畝寒耕熱耨濬源培本使先世之澤淳蓄汪熾霑  
慨後人俟其可以起史氏者迺所職耳聞者歎其志  
遠而有所見也及子弼長性謙謹寡言笑顏赫然軀  
幹魁偉孔武有力年十六七時耕牧田間午憇桑蔭  
下父往監選親有玄虺穴其口父大駭趣呼之寤問  
焉曰無所覺自是手力愈若神助遂精習槌漿又善  
左右騎射起超然負于城之氣摠匠王公子前墮關  
使度弼異而妻焉舉於左丞相耶律公一見奇之得  
給事省府適考工上新製鐙弩力踰十鈞近臣有言  
弼材勇善挽此者即召見試有驗命列名卷從仍賜

白金御驃以壯其勇不二歲譯語國字皆通習之  
嘗奉

旨數軍實于邊營岳祠於維精簡而敏去壯麗而費  
省由是廉幹之稱聞于朝

上知其可用至元己巳命佐帥臣劉整南伐轉戰江  
漢間若麀蛾眉掖松陽拔樊城下襄陽飛渡大江併  
圍維揚率內簿先登及論功每在諸將右寶鞍錦服  
寵賚殊渥始自漢兵摠管授金虎符懷遠大將軍駢  
滿加定遠安遠陞昭勇大將軍淮東大都督改揚州  
達魯花赤今由鎮國上將軍進中奉大夫叅知政事  
行黃州路宣慰使既拜命乃謀於婦翁奉直曰弼自  
惟起身壘畝遭際風雲被沐恩遇以汗馬微勞不十

五年間致仕將相其於史氏其榮極矣茲蓋祖宗勤苦純儉累積攸厚一旦發越於藐焉之躬者如是不顯可不歎所自哉欲報之德有懇求懿筆著信於後者論述陰積表樹丘壠而傳不朽庶幾顯揚之道奉直曰宜矣遂託樞相贊皇趙公及關使王君以事狀求屬因勉爲次第之中奉大夫之父今年六十毋夫人某氏若干壽皆享有全福叔之子曰輔管軍千戶次曰翊未仕中奉之子曰蠡奴女一人曰燕哥至元戊寅三月晦白謹狀

太一五祖演化貞常真人行狀

師姓李氏諱居壽字伯行道號淳然子衛之汲縣西晉里人生有淑質沉默寡言笑自幼喜道家之學年

十三拜太一四代祖中和仁靖真人爲師旦夕給侍左右進退應對容度詳謹中和知其可教甚善待之成歲受戒爲道士命典符籙科式等事籙文部陟靈章寶篆仙階顯職稱號廣博師裝繕嚴整銓次詳明大稱所委壬子歲

聖主居潛邸駐蹕嶺上以安車召中和真人於衛既至燕見之次薦師才識明敏志行淳和請傳嗣爲五代祖仍從誓約易姓爲蕭即蒙允可賜號貞常大師仍授紫衣其年冬中和謝世中和人品道價高眎一世師嗣挈玄綱以簡重堅潔持守成規洞洞屬屬若恐失墜及其張皇道紀醜事宜其應如響由是徒衆厭服聽約束惟謹前人之光曾少佚時衛大旱守

官致禱于師即書太一靈符浸巨盎中騰呪未畢  
雲葉膚合樹雨露足致德譽日廣上聞於朝己未春  
上南巡駐驛淇右重師之請幸所居萬壽宮悵真仙  
之倏去喜付界之得人周歷殿廡詢慰者久之師敷  
對誠款允協

睿意眷顧光寵於焉伊始明年庚申中統建元春正  
月命師即本宮設黃籙靜醮冥薦江淮戰歿一切非  
命者迎奏際陰風凜凜若有趨赴慘泣之狀秋九月

詔赴闕下

上親諭修祈被金籙醮筵翼日特  
賜號太一演化貞常真人二年冬  
上命禁斗於厚載門親詣祝香仍賚錦紋綾帔四年

秋遣近侍護師頌香岳瀆等祠仍賑濟貧乏至元三  
年以京師劉氏宅

賜師爲齋潔待問之所六年春

皇嗣請師禱祀上真用介繁祉受釐之餘遂賚師金  
冠錦服玉佩付焉八年螟蝗爲災

命師即岱宗瞻睢設驅屏法供秋乃大熟十年正月  
就

上都大安閣演金籙科儀時春寒

賜黑狐裘貂帽各一冬十月奉安真武神位於昭應

新宮禮畢

中宮衣以異製綾道服

大內青宮肇造之初皆

詔師按太一符云襪鎮方所十一年特

旨於奉先坊創大一廣福萬壽宮中建齋壇繼太保  
劉秉忠禮六丁神將歲給道衆粟帛有差十五年奉  
旨祭七元星君於西府鐘室啓告之初期以風動所  
樹幡標爲神君格思之驗旣而

諸皇親臨炷香冷颺颺至幡影颺颺從官劍佩鏗鏘  
肅然爲起敬明日具陳其事

上甚喜越明年以事辭結道壇

命易七元斗位

聖上儲皇以師積年致禱精誠多獲靈應前後

賜輿如王尊像寶粧劍安車龍杖金銀器皿等物不  
可殫紀師爰自傳嗣以來奏謚始祖曰太一一悟傳

教真人二代祖曰太一嗣教重明真人三代祖曰太  
一體道虛寂真人四代祖曰太一中和仁靖真人焚  
黃昭告典禮華縉存歿有榮焉至元三年以重修祖  
觀殿宇告成以聞蒙

勅辭臣製碑鋪敦教基具紀本末復奏受保舉師張  
善淵真靖大師教門提點監度師高昌齡保真崇德  
大師高第李全祐觀妙大師范全定希真大師及欽  
承

璽書護持玄門其弘闡宗教殊爲光顯師以至元十

七年七月廿六日羽化於西堂方丈享年六十

治命令觀妙大師李全祐嗣主法席訃聞

上嗟悼久之

諸皇賻楮幣三十定仍諭中書省給威儀相送其年  
十月遣使護喪歸葬衛州汲縣四門村相塋之次師  
半儀秀偉清修有操行謙虛篤實不事表襮混然與  
物無忤而曾中風墜殊臨臆也與人交誠款有蘊藉  
所談率以忠信孝慈爲行身之本未嘗露香火餘習  
生平問學不斯頃離如飢渴之於飲食其易傳皇極  
三式等書皆通究其理晚節德量弘衍博大不可涯  
涘宜其爲

聖皇挹真風屬祕祀留宿

宮禁參預庭議師素以憂深思遠理或未暢形於顏  
色故因方便而霽

德澤之厯即詢訪而裨時政之闕橫履道蔭成敷錫

之美者多矣惟其玄默不出叵得而詳論者謂師雖  
方外士其至誠

上感盖有君臣慶會之契古人稱上士學道輔

世主以洽好生之德師其有焉既窆之二年嗣教真  
人將以師言行請於

朝植碑神門揄揚追報以慰華表歸來之想以不肖  
憚與師義同里閭交且款知師爲頗詳以事狀見託  
謹按綱首楊等所具行實勉爲件右庶幾太史秉  
筆者得以採擇焉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廿一日中議  
大夫治書侍御史行御史臺事王惲謹狀

秋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八

傳

大元故宣武將軍千戶張君家傳

君姓張氏諱思忠字正言廬龍永清人也曾祖衍大  
父德輔世業農金百年來支屬蕃息居不異爨至今  
以義門稱燕朔間父諱全資沈粹少以易業起家爲  
志大元甲子天兵南略以良家子從軍隸都元帥史  
公戲下以武幹見稱乃意料且與公契及公鎮守真  
定得專擢拜以功監領左軍充唐山邑宰既而開府  
忠武公紹襲闡職首以鎮撫授君歲壬辰以千夫長  
從公略地河南歸德禦堅猝不易拔君鼓勇先士卒  
登且以戎鎧鮮異爲大帥速不斛所識及賞擢以功

護所善高信由是信拔出行伍致身顯達遂轉戰密  
之西山民避兵匿洞窟中往往縱火燻逼君言諸主  
帥禁為賴全活者甚衆其後從成陽夏開邊中受成  
整暇兵有餘力而民懷風愛繼移鎮入鄧凡百草創  
都督史侯皆振易治一新君依前以鎮撫供職於是  
招流散復田廬治渠堰整屯戍謹斥候咸領辦有方  
不大聲以色人至以佛張鎮撫目之其慈祥為可知  
丙辰春壽六十有一遘疾終鄧之宣舍葬真定縣臨  
濟里域夫人趙氏後公十九年歿生子六人宣武君  
即其長也宣武幼不好弄嘗聚嬉里門能威重自居  
指顧群兒不異官府識者已稱其不凡及知學穎悟  
不群既長有謀略善騎射大都督一見與語奇之命

日侍鈴下庸玉汝之幾冠嗣父職適有事江淮風雲  
交會之際宣武年少英發夙夜聽恭不遑寢餽氣益  
厲志益明事益辦時軍府有疑獄久不能決命審鞠  
之畧不加威而窮姦直枉兩造情露聞府與其明察  
至於繕城壁建樓櫓使號令精彩一軍增雄雖謀出  
於上其所以廣益於下者多君之力焉丞相忠武公  
奏降銀符真授都督府鎮撫至元五年

朝廷命帥會諸道兵攻襄樊為上流破竹之舉宣  
武備列戎行首建戎白議曰消澮于漢宜亟據要害  
築堡成使遏宋人沂流以資寇盜不然彼或先之豈  
惟奪志吾無如之何矣從之分兵壁其會宋人為氣  
機時餉道不繼行省以君有畫能幹即擬充唐州新

野等處提舉糧漕使涪行嶺阜間淺深不常艱於網  
運君遂捷數壞平水勢隨造江軸車餘千兩兼陳陸  
運復設防戍絕去涂梗舟車通便軍餉爲不乏矣樊  
城小而堅爲襄之扞蔽省議取之翦其臂翼君率先  
豨虎既登中流矢戰不輟丞相伯顏公壯其勇止之  
以勞宣授行省都鎮撫其職掌大繁上承大帥方畧  
指授諸將諸軍有所闕白必因以上達與夫訓練調  
遣巡羅等事皆所領洽當時諸軍大小四十餘壁每  
異鎮撫一負號之曰接手日聽將令於都鎮撫武弁  
佩刀弭爾於雲麾之下蓋肅如也其倚重漢比軍司  
馬唐都虞之任君感其知遇誓以捐軀報國至元十  
年春二月襄州破第功上聞至蒙弓矢鏐鞍繡衣之

賜明年秋九月詔丞相伯顏等水陸並進鄂渚渡江  
師次郢宋人以艘艦闔艦橫鎖漢面扼之不克前責  
君辨之君按視對江堡北有枯河可三里許連接一  
湖湖匯與漢通君喜曰吾事濟矣遂拖舟由港中盡  
達于湖舳艦蔽江順流而東無復橫草之虞矣大爲  
丞相嘉賞時主帥從偏裨百餘騎行視郢嶮天大霧  
不覺抵壁下彼潛出兵圍之者數匝衆相顧失色君  
奮槊突擊殺數十人爲解去因建言於相府曰郢據  
漢爲池東南又有沙陽等城傍爲犄角宜乘銳先破  
之側郢乃孤矣聽其策即命君督精甲潛往不移陰  
撤沙揚石礮新城降沔陽而去隨與諸軍併力破夏貴  
兵於陽濯堡以清江道我師飛渡駐武羈矣時

朝廷策諸將始如散秩以功家授宣武將軍師既東前阻翻湖風浪君力督水師浮梁而濟其敏捷赴功類如此宋相賈

整

國力結陣丁家洲塞江路俟

與我師鏖決丞相公命君督諸軍前陣君鷹揚致師出入行間指授方略意甚暇也一再合而宋人敗績遂入建康丞相阿木即分兵趨瓜步回擣結揚擇勇而有謀者偕往君首薦其選丞相公惜不遣令將策勝一軍權充萬夫長聞于朝其為二相倚重者若爾命未下竟以勤勞致疾以是年夏五月歿金陵之軍幕得年三十有九丞相公聞 驚悼以馬箠擊地有云亡孰繼之嘆遣屬將祈祐護其轎歸張君為人美鬚髯氣量宏事親孝撫諸弟以愛與人交有終始不

一言志盡心所事國爾忘家若饑渴之於飲食其趨

事建功臨機制變志慮出人意表拊循士卒與同甘

苦皆樂為之用故其燕趙勁氣所向披靡樹厥功為

尤多初渡江九軍中得士人為獻者君與求親屬悉

資遣之其或願留依死者事甫定一皆縱還鄉里夫

人房氏唐相國梁公裔內助有法配君德良稱先君

沒生子男四人長曰用道嗣君職次用和用康用章

女四人適名族繼室史氏大尉忠武公之次女生女

寧哥孫男四人女孫三人贊曰張氏三世在野純績

既久固所發攸厚若父鎮撫君起壘畝奮棘矜致身

偏裨亦云顯矣其施若循末也逮君遭乘機運奮發

志勇以投風雲之會惜乎功名垂就不享其報使英

資茂績有爵而未盡者今嗣侯以破靜江討江西逋  
寇等功進武德將軍行軍總管風姿文雅延譽士大  
夫間殊藉藉然蓋將行夫遺澤而大其世業者耶用  
道與內弟游交甚款以家傳見屬遂直書其事至  
於筆削其間以俟夫學春秋者焉

盧龍趙氏家傳

孟倅穆尋墜緒續先猷持懇太史王惲通述一傳廢  
幾遡川流而遠紹淵源澆根本而敦榮枝葉以襄謝  
辭者載請彌堅謹按趙之得姓肇自周滿策造御勞  
胙土受氏子孫蟬蟬代有聞人時貌譜逸茂克論次  
所可知者當唐世遠祖諱少陽生子簡亮亮生元遂  
宦游于燕家焉因為盧龍人遂生子思溫字文美資

英栗拳勇絕人尚氣任俠五伐初燕帥劉仁恭壯其  
才武署為偏將晉王存最來問公率所部挺身逆  
戰日中走矢為統帥周德威所推晉王聞其驍勇義  
而釋之數蒙指蹤逮與將人戰於莘野陷陳深入斬  
馘不勝計弟功最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  
射使持節平州諸軍事平州刺史神冊二年為太祖  
遣元帥擁大兵來攻城中糧盡援絕公審形勢之  
歸察真情之去就遂款附太祖素知其才勇可  
寵遇殊渥東代渤海俾將充都圍練使既  
餘卒敢死士十餘輩突戰先登立拔其城身被重傷  
太祖親調藥以傅之武帝即位論懷敵功檢校太  
保靜軍節度使天顯十一年石晉起義并門來求援

命公出師風憲問持角之敬瑋賴以克濟加特進檢校太尉中書門下平章事燕京留守靈龍軍節度使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明年進階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封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仍賜協謀靜亂翊聖功臣兼雲應朔奉聖等道採訪使時方兵後彫察未蘇政舉細條維克寬簡轉臨海軍節度使會同元年使晉行用禮還檢校太師兼侍中進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二年春有星隕於庭俄薄疾以三月廿日薨享年五十有八上聞震悼奠祭賻賜有加贈太師衛國公葬昌平縣五華山之陽敕集賢大學士張礪銘其神道公事親孝奉上忠出入行陳三十年大小百餘戰勲業烜赫身都將相備極人臣之貴而

謙撫自牧退然若無能為者宜其以功名終初遭祖殂右述律氏智而忍悉召大將妻諭曰我公寡處汝等豈宜有夫復謂諸將曰可往從先帝於地下有過者多殺於木葉山墓隧中公後以事忤右使送木葉山辭不行曰親寵莫后若何不往曰子幼國疑未能也迺斷其一腕以送之直公而不殺平昔守正不屈類如此配太原王氏贈鄭國太夫人繼室清河夫人張氏陽翟夫人翟氏子十有二人長曰延照未清軍節度使侍衛親軍事特進檢校太尉同政事門下平章事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賜號推忠奉節毅勇功臣十一世孫孫山北遼東道次曰延祚燕京留守檢校太師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十一世孫孫燕京留守

孫天恩陽首曰延卿竭節匡邦保義功臣大同軍  
郎度使檢校太師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曰延構供奉  
官東西班都點檢曰延威推忠佐命翊贊功臣保靜  
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師開國公食邑一千戶世孫  
明今任西浙曰延晞飛龍院使檢校尚書左僕射曰  
延誨保靜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曰延光順義軍節度  
使曰延玉彰國軍節度使曰延照點檢曰延紹同州  
兵馬使曰延旭內軍提點文十四人長適泰安州刺  
史傅知竇次適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韓  
巨美次適弘農楊氏次適竭誠奉國翊贊功臣東平  
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師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南陽  
郡趙國公尚書令判三司使韓德樞次適榆州刺史

張彥英次適彭城劉氏次適左林大將軍張美次適  
宣徽南院使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政事門下  
平章事判三司韓勣次適清河張氏次適博陵崔氏  
其開府太師衛國公第五子特進府君即穆之十二  
世祖也葬建州永霸縣白羊峪有乾統七年夫人馬  
氏所樹銘幢特進府君生二子曰匡舜左千牛衛大  
將軍生子四人曰匡禹臨海軍節度使生八子第七  
子為翰仕至保遂州團練都統使始葬大興穴窩別  
墅即睿智皇后賜田也生三子相之生五子第三子  
洧生六子第二子公為嗣兼管內觀察使一子鎔官  
鎮國上將軍一子居常驃騎衛上將軍七世並襲遼  
世爵相之府君弟進之永豐庫使尚之生子公絕進

之一子漬寧昌軍節度使贈金吾衛上將軍三子仲  
曰公謹龍虎衛上將軍靜江軍節度使四子孟曰興  
祥賢而多材仕金海陵世宗兩朝以德望門地致仕  
遂顯赫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左宣徽使太子少傅申  
國公封鉅鹿郡王葬良鄉回城劉李里蔡家凹迄今  
以趙大王墳目之翰林待制趙攄所撰神道碑在焉  
驃騎府君生五子曰柄承姿孝友博學克守世範曰  
挺邃星曆術金初任靈臺司正郎曰機留心軒岐書  
伎精良選充尚醫侍宣宗官至保宜大夫曰梅善偵  
殖致屋潤積而能散貧乏者多沾其惠興陵因遊畋  
宿其家聞富而好禮賜銀燭盤二鄉梓榮焉嘗監謝  
卯鎮酒曰植字景道穆之曾祖也姿情淑有操行力

學務焉所不窺工作詩嘗舉進士不偶輒拂衣去易

名質隱穴篤別墅教授為業別墅東二里許即金建春離

宮明昌間道陵春水過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諷詠壁

間所題詩有折脚鐺中烹白薺打頭屋底看青山者

父之尋召至行殿賞其志趣不凡命之以官固辭曰

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樂况

聖明在上容巢由為外臣可乎道陵益奇之特賜田

十頃復之終身士論烜燿自是不呼姓名皆曰建春

徵君號其鄉曰崇讓尊顯之也終於泰和二年三月

乙丑享年八十五配李氏生子致司正府君之子曰

侃字和之穆之伯祖儀觀秀偉學識該貫尤長於音

律儀制章宗時用閱閱子弟試太常禮樂科中承安

律儀制章宗時用閱閱子弟試太常禮樂科中承安

二年登歌甲首由是於禮樂愈章精為專門之學矣  
積勞自工師副正轉協律郎貞祐播遷禮樂散失不  
完命楊禮部雲翼為太博千里詳定府君以掌固得  
預節文所不備條理之未暢咨其論說補罅為多累  
官定遠大將軍大樂署直長權知太廟署事金未南  
遷校量鐘律獨黃鐘抑而不揚既至汴林鐘復爾雖  
更鑄尚然竊自嘆曰八音與政通陰陽消長所在可  
以下時之治忽中興其不覺乎既而金亡嘗會飲市  
樓樂甫作語所知曰革有很戾音即去之果有酬而  
闕死者其沉機先識如此壬辰北渡隱居鄉里未嘗  
一日忘其素業迺編集郊祀所記憶者為祀典樂志  
辨凡三十卷或譏曰若子所學與時豈不背矣答曰

文武迭用世道之常今向平治以是備他時求訪之具  
聞者歎其資深而慮遠歲戊戌  
襲封衍聖公孔元措薦府君於

朝攝大樂丞乘傳徧歷四方搜訪前代禮官樂師器  
圖集備預制作中統建元以來文物郁然君有力焉壽  
八十一卒時己未夏四月廿七日也配金吾李氏一子  
守忠正大閭策論進士仕至承德郎管勾尚書省承發  
司前君沒娶王氏桑氏孫五人柔原圭秀義曾孫繼祖  
榮祖興祖顯祖等八人曾女孫十人玄孫男三人保宜  
府君之子曰璧字國寶穆之叔祖資况雄有才幹涉獵  
經史中武舉第官廣威將軍宣宗麗妃位奉事卒於戊  
午歲九月十九日得年六十五配史氏麗妃兄之女生

三女俱適時族建春府君之子致字文王穆之祖也資  
長厚耿介不妄交游學問淹貫工辭翰籍門資調遵化  
三司使易代後僻居研窮理學申明家法勉子孫興門  
戶爲務自稱貽齋居士壽八十五終於戊辰三月九日  
配良鄉李氏母儀婦道光範中表生子鉉字仲器幼孤  
藉伯考定遠君翼誨及長雅淡喜讀書不樂仕進遂場  
學好古多巧思音律占筮咸諧其精妙

太宮肇造鐘鼎祭器法物朝儀以先生家學精思罕  
匹命之監視或以方技

上聞適營建新都俾灼吉兆基命丕作蒙賜白金五  
十星重幣十襲相臣因欲官之辭不可止其言人榮  
悴雖察五行盛必配合道義廣示勸戒名公朝士

歆其學識來質疑請益者無虛日焚香煮茗間出三  
代鼎彝法書圖籍俾觀披說論辯皆有證據及談遼  
金故事揮麈緩頰使聽者忘倦慈祥愷悌之色津津  
溢眉睫間有承平遺老氣象晚節號純軒逸皓諸賢  
贈遺詩文無慮數百篇嘗於祖窳側構亭爲春秋貢  
祀所承旨王文忠公扁曰遺安樞相尚左山爲之記  
其爲名勝稱賞若爾今年登期頤康寧順適壽祉未  
可量也娶李氏生子穆性純孝早傳家學善篆隸以  
敏慧延譽搢紳間得從事翰林出倅孟州轉邢臺尹  
超授承務中山府判官穆之子適祖述祖迪祖遵祖  
孫遷安於戲趙氏自五季迄今三百餘年子孫蕃衍  
幾於千人忠傳學繼世濟其美越不事宦游者學術

行義亦昭晰於時與韓劉馬共稱為燕四大族至此  
唐李鄭崔盧由開府太師衛國公忠毅奮發捐軀為  
國敦篤大本君子之澤其流淵長曾其然乎惟延威  
持進府君第五房一傳而二再傳十二人三傳至廿  
八人四傳四十五人五傳而六十四六傳八十四七  
傳九十二八傳當建春府君行群從數幾滿百本支  
子姪廿有八然遭壬辰喪亂存者僅三人而已非賴  
穆之訪緝諳謀則後人無由知其祖考之所自出宗  
系之所自分今復揚豐功之盛烈發潛德之幽光傳  
載無遺垂鴻不朽俾趙氏來者觀感景仰克念無忝  
是亦顯揚之一節也傳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又  
曰惟孝于善繼志述事苦搆也可謂有志追遠述事

者也大德己亥秋七月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  
同修國史王憚述

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忠武史公家  
傳

丞相史公天澤其先燕之永清人世以族茂財雄號  
農里著姓曾祖倫祖成珪繼有純德百年來潤涵淵  
浸匯而不發逮父尚書府君秉直讀書尚氣義為一  
方嚮服生三子天倪天安公其季也

國朝癸酉歲冬十月太師木花里以王爵帥

天兵南畧中夏雷碑震激震蕩

一群疑之去就倡率義從迎降軍門王炤其誠數

千人賴以生仍令府君統降主潛繼從王攻北京

下之以勞授行部尚書淵流騰潤千載之會實開於  
此及金將武仙以真定降王命公兄天倪克河北  
西路兵馬都元帥即鎮守俾仙貳焉時公年二十有  
三身長八尺音吐鐘鉉然善騎射拳勇絕人屬橐鞬  
署帳前總校明年乙酉春護母夫人北歸仙尋叛都  
帥遇害府僚王縉王守道追公及燕曰變起倉猝部  
曲散走多在近郊即回旆當不招自至公毅然曰不  
聚國之讎死亦當往遂傾橐易仗南還以圖報復行  
次蒲城得士馬甚衆餘兵四集牙將毛等即推公  
攝行軍事遣監軍李伯祐言狀於王就請兵濟討即  
命公紹兄職仍以國將咲乃昇統精兵三千爲援合  
勢進攻盧如仙驍將葛鐵槍八主簿擁萬衆來掠公

撤圍逆之奮先將士灑血馳戰呼聲殷地無不一當  
十萬氣虜會日暮退依泝水爲阻公料其墮歸敵必  
宵遁果然乘之衆大潰主擒鐵槍資其器仗儲待軍  
威大振遂下中山略無極援趙州進駐野頭仙懼奔  
西山之抱犢岩其年夏六月復真定無幾宋將彭義  
斌陰與仙合又圖竊取公同國將禦諸贊皇扼仙軍  
不得進義斌勢蹙嬰火炎山自固主帥問計於公曰  
賊衆山扼自陷圯地此易破也遂令監軍孫提銳  
卒五十公略其後繼以鐵騎蹂之斬義斌戲下自是  
義勇之名軒裸燕趙間後數月仙潛納謀者匿大厓  
寺夜斬關爲內應遂反其城公跳走藁守帥董俊以  
全軍授公復與笑乃昇破走仙主帥忿民之返覆驅

萬人出將勦焉以示威公曰是皆吾軍民我力不能及  
一旦委去不幸為賊脅制殺之何罪弗聽復力爭良  
久乃悟而全釋公乃繕城壁除武備明號令守禦以  
方為不可犯之計歲荒食艱捐甘攻苦與眾共之於  
是招流散拊瘡痍披荆榛撥瓦礫數年間官府民聚  
以次完治然高公抱憤諸柵仙之巢穴也不即崩覆  
則終遺後患隨攻下之仙鼠竄而去繼又取相衛  
太宗即位公入覲朝議方選三大帥分統漢地兵

上素聞公賢

詔為五路萬戶以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隸焉庚  
寅冬圍武仙於汲小大九十餘壁金將合達以眾十  
萬來援鋒始交不利諸將乘虛一時奔北公獨以千

人繞出敵後挺刃橫擊敗一都尉軍既而復與大軍  
合攻仙逸去復取衛州明年壬辰

太宗由白波渡河

詔公以兵由盟津會河南至則

睿宗皇帝已破合達軍於三峯山乃命公略地京東  
遂招降太康柘縣瓦崗睢州追殺守帥慶山奴於陽  
邑金主東播復自黃龍崗來襲我新衛公聞之輕騎  
馳赴比至已合圍奮戈突抵城下呼守者韓帥曰汝  
等勉力援兵繼來復躍出敵愕視為披靡明日大軍  
至內外夾擊敗走蒲城公尾其後金將伯撒所將兵  
尚八萬我殺掠殆盡金主以單舸東保歸德公與諸  
軍會睢陽同僚撤吉思欲薄城背水而營公曰若敵

來犯我進退失據此豈駐兵地耶公爭不下以其事  
赴汴比還全軍皆沒其圍蔡也當懸瓠北面潛涉汝  
險出入壘中血戰者連日蔡兵大衄汝水為不流金  
土公還趙視師自乙未版籍後政煩賦重急於星火  
以民蕭條倖不易辦有司貸賈胡子錢代輸積累倍  
稱謂之羊羔利歲月稍集驗籍來徵民至賣田業鬻  
妻子有不能給者時兵民未分賦役互重復遇征戍  
則趨辦一時中外騷屑始不聊生公憫焉詣

關併奏其事民債官為代償一本息而止軍則中戶  
克籍其征賦差貧富為定額

詔從之布告諸路永為定制迨戊巳亥間仍歲蝗  
旱復假貸以足貢數積銀至萬三千餘錠公度民不

可重困乃先出其家資次及族屬官吏均配以備  
折其券監郡忙哥撒兒以國兵與魯數萬口散處州  
郡間營帳所在大致騷擾伐桑蹂稼生意惛然公騰  
奏

太后悉徙居嶺北由是軍民有息田里遂有生之樂  
迄今真定兵甲民數勝於他郡由公牧養其根本故  
也

國朝自金亡已來歲有事於宋公未嘗不在戎行

陽之役城小而堅主帥忿其攻久不拔命徑乘其城

公率馮程二拔都國朝語謂勇猛也先諸將登

太子闕出壯其勇惜其材傳呼止之公戰愈力克焉

其攻襄陽也宋以舟師數千陳峭石灘犄角以綴我

肘

太子以城不易拔可趣利舟揖命公往以陳霍二校自翼驅猛士兩柯直前擣之彼氣旣奪奮禦盪失覆溺者萬計獲焉及取光化復引緝首上立陷其城復州之役敵盛以聞艦三千艘鎖湖面爲柵公進說曰柵破則復當自潰遂募勇敢士四十輩親鼓而前壞蕩無遺復懼而降其女壽春也公獨當一面宋人以我圍遠勢分緩急首尾莫應賊乘夜果來斫營公單騎逆戰手格殺數人賊下繼至悉驅賊入淮水至於撤滁州蹂盱眙撥寶應潁江渚且破且降者二十餘所雖會諸道兵共事其伐謀制勝愾敵樹功未嘗不在群帥之右及策勲盟府推讓行間雖寸長不掩故

諸將屈盡其智能士卒樂出死力論者謂公智信仁勇堂堂有古良將風壬子歲公入覲

憲宗察其忠勤特加顯異遂以衛五城封公爲分邑

方今

聖上替極知河南因弊請分治培植爲異日包舉

殘之本許焉遂奏公克經略使公以河外虛耗日

久封豕存食於內邊寇日侵於外非天與休耀則不

可去之舉賢能汰冗濫抑豪強均賦役信賞明罰訓

農勸兵列堡戍以絕寇衝實屯廩以給邊餉九政之

不便及民所欲而未得者率更張而立行之睢州長

揚興封丘簿董極橫恣不法暴其惡肆諸市萬口

稱快明日閭閻間有畫公像者不三二年方數千里

之間行於野民安其樂郊出于涂商免其露處觀善俗既廢而有教察軍志則又知夫怯私闢勇公戰威行惠布陽開陰肅內外修治略無遺策河流遠潤衛亦復承平之舊宋人為禁其北門矣丁巳春詔左丞相阿監尋兄勾較諸路財賦性苛刻鍛鍊羅織轉功為罪上下例遭凌辱公以勲舊獨見容假公請曰經略事我寔主治是非功過理當我責今舍焉而罪餘人心何能安怒叱去公不為動堅請者數四用是翼蔽賴釋者甚衆戊午秋扈憲宗西征明年夏駐合州之釣魚山秋疫作方議回鑿宋將呂文德帥艦艘千餘蔽嘉陵江來犯逆戰不利

上命公禦之乃分軍為兩翼跨江

流縱擊斂鉅艦數百艘追至重慶三戰三捷遂班帥

而還又明年庚申夏六月是為中統元年

皇帝御極首問公治國安民之道遂具疏以聞皆時所急務

上嘉納之旋命公撤江上軍還授河南等路宣撫使

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制辭有史天澤自

太祖皇帝命本花里國王開拓漢地卿兄

有佐命殊勲又扈從

朕之

父兄勤勞王事文經武略於國有功綏撫河南民懷惠愛有功高心小夷險不移之旨明年夏五月由江

准經略使進拜中書右丞相公既秉鈞衡細大之務知無不為然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不強時之不能不禁民之必犯體時順勢通變制宜於是清中書以正紀綱分六部以綜名實設撫司以肅州郡退貪殘以簡賢能霽恩澤以安反側頒祿秩以養廉節禁賄賂以絕俸門又定省規十條董正其機務憲宗初年括戶餘百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強半悉奏還為民籍以紓疲瘵論思之際處國相儒臣間調諧彌縫必使情通理得期於事集功成澤被生民而已自是上下交孚

帝載熙緝中書無留務矣故中統初元文物休明階太平之治者公之力為居多秋九月扈從

北征次昔木土與阿里不哥遇命線真為右軍公為左軍仍合大勢蹙之北兵潰遁三年春瓊賊陰結宋人以益都叛

上命親王合必赤總兵討之兇勢張甚

詔公往視聞瓊入據濟南公曰豨突入豈無能為也至則進說於王曰瓊多譎而兵練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遂環以深溝高壘奔軼應援之計略不能肆四月軍潰出降生擒瓊公力主斬於軍門誅同惡者數十餘人悉縱歸傳檄東下為瓊守者皆降及陛見悉歸功諸將乃以擅殺自劾

上察公忠誠亦不之罪初

臨軒授錢付公顯征諸將皆聽節制迨卒事未嘗以

詔旨示人三齊平首奏兵民之權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史氏子弟即日皆解紱而退初公既相即辭其封邑允三請乃許其謙遜密勿類如此至元改元加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如故三年皇太子燕王領中書兼判樞密院以公爲左丞相樞密副使遂議建三衛及留兵寓農之策不二三年國容軍實蔚然可觀六年

朝廷營取襄漢

詔公與駙馬忽刺出往經畫之賜金幣甚渥至則相要害起一字城聯巨諸堡貯兵儲絕聲援示以久駐必取之基旣而以疾還明年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令右丞相安童諭旨曰中書省尚書省

樞密院御史臺或一月或浹旬大事卿可商議小事不煩卿也十年宋將呂文煥以襄陽內附

聖天子赫然有掃清六合混一車書之意明年秋與右丞相伯顏總大軍行臺荆湖自襄州水陸並進趣鄂渚渡江中道病不能進

上聞遣使賜葡萄酒勞公仍慰諭曰卿自

朕

祖宗以來躬濼甲冑跋履山川宣力者多矣又卿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便爲憂勞可且北歸善自調護公還真定

上又遣其子杠與尚鑿馳視及賜麥糖等物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第請天兵渡江以殺掠爲

戒言訖而薨略不及其家事年七十有四計聞  
上深震悼遣近侍致奠賻白金若干贈太尉謚曰忠  
武仍勅辭臣製碑表其勲德公忠亮有大節出入將  
相近五十年其元勲碩德柱石

四朝師表百辟殆古社稷臣而氣貌循循若無所為  
者及臨大事論大政夷大難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  
要以竭忠徇國尊主庇民為心一以至誠將之其視  
富貴權勢斂然畏遠若將有浼於已者其善始令終  
世擬之郭汾陽而器量涵弘識慮明哲又根於天性  
粹然故

累朝賞公忠勤

龍光稠疊前後賜賚不可殫紀公初進大拜

制下之日

朝野交慶公門閣蕭然若無所事有面說公以威權  
自張者公因舉唐周墀為相問於韋澳曰力小任重  
何以能濟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  
爵祿刑賞與天下共之何權之有又曰某緣汗馬頗  
著微勞餘將何有令

眷倚如此正以軍國事體猥多歷練老夫有通譯其  
間為諸公調達耳相則吾何敢當言者悚服而退至  
於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用人齊家訓子  
姪又有大過人者當歸德城瀆脫李大節於白刃俾  
參幕謀留務無巨細一以委之參卿主昌齡代公治  
衛亦以聽其注措其裨贊籌畫則王守道納合松年

四人推誠委寄雖骨肉莫能間故真定治效高視他郡四方爲之訓北渡後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賢樂善皆來遊依若王溥南元遺山李敬齋白樞判曹南湖劉房山段繼昌徒單顛軒爲料其生理實禮甚厚暇則與之講究經史推明治道其張願齋陳之綱楊西菴張條山孫議事擢府薦達至光顯云初武仙旣害都帥公紹其職交兒子楫長即奏請於朝曰臣始遭家難龜施承之以雪讎恥今姪楫等皆可勝任願以職歸之畢臣宿志

太宗曰但聞爭官者多讓職者鮮卿之此舉殊可嘉尚

朕自有官俾之即詔楫爲真定路兵馬都總管後又

奏次姪權克唐鄧軍萬戶公因以疾乞退曰臣無大

功報國一家處三要職

恩寵踰等敢昧死固請

上曰卿奕世忠勤有勞於國一門三職何愧何嫌竟不允

憲宗駐六盤也

詔發民爲兵

勅使擬公子爲帥公曰吾昆第三人大兄之子俱顯

仲之子未也幸先之使者嘆服竟以姪子拒克新軍

萬戶初總衛鈞魚也有邊將蒲察瑛者隸焉日有言

愆蹇不爲下公含容之明年渾都海平行臺上功相

府獨瑛名聞公問焉或以前事對公曰聞平夷隴右

若功最多其可後哉即命具完文以進遂均嘗贊其  
忘過記功又如此嘗集子姪輩戒之曰史氏起龍輦  
際風雲德涼效薄今身名顯赫宗族昌熾如是何以  
答乾坤大造

累朝之恩私乎若以王事歿邊暴馬革歸葬吾素願  
也汝等異時策名委質盡忠所事以圖報

國又曰惟孝與義可有立於代汝等體服此訓苟違  
吾言與暴吾丘墓等爾公年四十始抑即讀書酷嗜  
資治通鑑真積力久義精理貫諷誦略皆上口至成  
敗是非往往立論出人意表雖老師宿儒有不如詳  
者至矢謀廟堂運籌戎幄良法美意契合融會見諸  
行事者誠無愧於古人去八子格中嘗右丞樟前新

軍萬戶隸中山知府杠提刑按察使把前衛輝路總  
管梓澧州路同知措終南陽府同知彬御史中丞孫  
男一十六人不肖憚猥登公門者有年及與諸子游  
故聞公言行頗詳以家傳屬筆故勉為撰述異時太  
史氏勒元勳於帝籍贊畫像於凌煙庶幾有所考焉  
贊曰

忠武公當草昧患難之際憤發義勇收合散亡卒之  
芟群雄定河朔開國承家光昭父兄遺業其功烈已  
不世出然一時佐命儷景同翻者多矣唯公歷事

四朝恩遇眷倚始終不少衰復能斂百戰之威雍容  
廊廟以道事君為時賢相高名完節爛然獨著福祿  
永終慶流後裔豈偶然致哉蓋由勳德兼備忠智兩

全君臣之間有以感召故也若祇以遭際期運依乘  
風雲論之是豈真知公者哉故推其生平行已大節  
爲後來之法云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八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九  
傳

蘇門林氏家傳

林氏其先兗州曲阜人唐季有官閩中者後復徙家  
文登至遠祖府君翰蓋五世宋翰宋初用貴贈率府  
率子諱文受知熙陵官至崇儀副使淮南路提無刑  
獄贈領軍衛將軍生子永終屯田員外郎御史臺推  
直官累階贈光祿卿永生之純字嘉父曜景祐五年  
進士第釋褐主朝城薄河東犯橫隴頻於不支歸兵  
恟恟欲亡去公安諭迷怙然事集外知莘縣以昇盜  
有方受澶州頓丘令未幾恩信大行時麥黃水盛下  
醫孫陳埽岸勢危甚公朝服立潰堤上望濤頭拜禱

彼神爲靈威竟賴以安改佐著作淮陽軍事判官貳  
徐惠効紀著叛獄有匿其家孥者註誤殊衆公爲辯  
理多致原釋郊禮輦慶加太常博士知大名縣初天  
王院五代時有韓王賜田甚廣歲久失據鄰伍以僧  
妄冒致訟累寒暑不能決公按索隣券考明封畔繼  
得古石記與所按昭合以田付僧令歲輸常賦民乃  
稱服用丞相程公薦通判青州終得年四十有九官  
至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仍賜五品命服娶呂氏諱  
兆縣君惠和冝家之純生三子長曰舍字壺白年十  
九擢熙寧進士第性恬退以高節自信嘗有詩云世  
有非常樂人無未老閑未三十以大理評事休官名  
賢高其行至方之精明初先生西遊共城愛其山水

明秀迺營葬青州府君於縣西處賢鄉古郭里母夫  
人呂氏附焉自是林氏爲衛之蘇門人先生四子曰  
愚曰恕曰付曰恣愚字貢元亦以節行稱宋亡至焚  
香告誓不仕而致仲弟介鄉貢進士季弟會字貫道  
幼知嗜書剛正有志操由蔭補郊社齋郎初主成都  
雙流縣簿令久闕攝公行縣事有能聲部內舊有滙  
歲例役並水民直治貧下苦之公乃一責資漑家理  
辦仍捷石代土衆免告勞頻歲大稔調宿州司理叅  
軍暮夜民遺火延燒行屋公出擊散置庭中比熄倉  
卒際無越逸者上官材之移南京軍巡判官民有戕  
其子執謀害人者按竟公至疑焉求情得白遂直其  
枉改新蔡令歲大蝗獨不入縣境人謂公廉平所致

由韋城宰歷奉符縣秩滿授通直郎知蘇州常熟縣  
兩浙頻年大水引漑浦口湮闕無慮三十餘所累政  
謾不加省公按行故瀆率疏濬之民受賜不貲元祐  
庚辰疾終蘇之公館配張氏有淑德駕部員外郎亦  
之女封壽安縣君生子男四人聽通直郎西京敦宗  
院博士聰摠隱皆業進士自羈州至成人太孺陰教  
爲居多聽生子五人曰巽兌蒙鼎革巽次子諱正國  
字德將登金大定十六年進士第終少中大夫北京  
鹽使生懷遠大將軍毗陽丞諱茂字漢卿懷遠二子  
曰思敬鄉貢進士曰思德潁州軍仗庫使生子芳今  
任江南某府從事思敬府君之子即故衛州交鈔規  
措大使諱通字子泉爲人丰儀脩整頰渥丹鼻隆然

如膽垂寡言笑善心計顧銜南北衝會貨財四通遂  
積殖與時逐然坐籌能擇人而任故物情得而撥世  
資生平喜賓客樂施予其克勤躬儉殆憂深思遠者  
屢以其術事上官獲精幹稱嘗訓子珪曰林氏上世  
以詩禮傳家代有聞人予惟早失怙恃生長喪亂間  
以餬口計處四民末業致貽祖禰羞諸孫稍長無忘  
讀書以復世範汝念茲無置府君以丙辰歲終魚行  
里之私居壽六十三配宣氏衛之大家主治內務寬  
健有母儀燕處榮養期頤而終享年八十有三人以  
全福歸之子珪以孝義著稱能世其父業嘗任州三  
務大使次子璋謹愿克家珪子永大名府平準庫使  
次子元珪奉遵先訓俾之從學其資藉啓迪乃心罔

不盡不數年起家為中書掾至元丁丑予列職太史  
元來謁拜而請曰元無所肖似祈薪之責固不克負  
荷惟是先世行業非得名筆約而暢之將不能傳遠  
而人見於後先生尚胥暨顧予以林世叙雖邈其聞  
而知之見而知之者班班可紀加以世姻之好故勉  
為傳述之贊曰

林氏本出商姓太子此干以忠諫死嗣堅逃難長  
林山易以定氏周萋枝葉扶疎散廢中國如放之聞  
於魯頹之顯於齊回以義著至以相名皆其後也繁  
南安之林唐已來世為魯人豈放之苗裔耶道唐歷  
宋金四百餘載間奕葉以儒顯其流風善政表表于  
時者如是逮規措府君遭時艱虞家世中衰竟能渴

追來孝俾盛德幽光墜而復續豈君子之澤其流淵  
且長乎

南鄰王氏家傳

王氏皆王者之後春秋時王子成父者敗敵有功因  
賜氏厥後子孫散落中國在晉者靈王太子後齊則  
畢公高後其在陳留者齊王和之裔汲郡王氏其先  
陳留陽武縣七圍里人起家隴畝耕稼河陂間宋靖  
康初避地徙家衛汲縣長樂鄉之白楊里遠祖金天  
會間積勞至杞縣尉高祖見弟五人二翁是為鳧  
王氏初姓父鳧素長者聞高祖賢舍而甥焉生子男  
五曰三翁四翁五翁十五翁十六翁人見其本支蕃  
衍稱鳧王氏以別因之蓋不忘本也三翁贊譜叙為

二代祖生二子曰元用資穎異是為憚高祖自田舍  
 郎改肄士業嘗語人曰終當以筆代耕我異其言及  
 長補郡掾為人英特棟棟有威儀主治曹務踴躍角  
 厲風發明昌初節鎮參佐例朝授用薦者言迂河平  
 軍都日官上官倚重有黑王殿直立節度之目尋得  
 暴疾卒魚行里舍時年三十有八人惜其年不稱德  
 生經紀紳三子紀為決曹紳潛德不耀曾祖經字伯  
 常天稟孝愛垂髫已知事母容止如成人體氣方嚴  
 內長厚喜施與志不樂祿仕雍容鄉間以德度嚮一  
 時昆仲七人同居內外無間言以累葉不分家用饒  
 足其賑貧施乏不掩為偏惠人有貸弗忍徵久不克  
 償輒折其券或來謝就復惠濟曰周急素所樂何謝

為一四家子要紫大條來取所附

與徐誠之曰農當務實士君子帶非

送其家女弟嫁陵氏婿卞以俠犯

女妹先君所鍾愛若婿置於辟婦

容匿會赦嘗出郭門遇里農易

也墮焉取諸市可乎其人謝而去

官府來求剖正為諭之曰遠親莫

世所未免親仁和隣古之善道初無

君子愛人以德曲直非所辯曰吾儕小人

不易慮至相戒曰今而後不可使長若

其為一邦聽直欽服如此王氏北

者尚十餘房其親喪隨所寓摧厝曾之

黨

晉村之南阜曾慮歷年久斧封馬鼠漫不可  
曰  
吾大宗子合食族墓責實在我遂起新任大葬於長  
樂鄉第四疇祖業之北京及舉祀絕者廿餘柩贈  
率有加凡內外男女孤憐無藉賴者為娶嫁之姻禮  
諭已出曾祖妣系出新中臨清關宋汲郡公呂氏之  
裔壺儀母德宗屬仰法焉主與曾祖歲月日同北兵  
破衛亦同時怖沒於家春秋七十有六實貞祐二年  
甲戌春正月十一日也百年來里中宿著談孝愛而  
內有則者必曾為稱首生祖字字安字身長七尺二  
寸儀觀清淑少傳家學尤明習文法至帖問條對儀  
精理當筆洒洒無帶辭行輩無居其右者甫冠遭罹  
板蕩世業為一空奮身從事卒不失舊物雅為節度

公完顏從坦所知遇由郡掾辟刑曹孔目官祖盡心  
庶獄要本情與法應未嘗用察為明情得為喜也故  
郡中稱平至有哀衿折獄之譽類注刑統進祿等書  
既而嘆曰後世知我罪我其此書乎生平樂誨人怡  
顏和氣不以己長格物雖童孺貨問諄諄然無倦色  
有弗知未始不盡也今梁衛問由吏業而上達者半  
為門生遂以吏學授先君曰吾治獄平後當有顯者  
然前賢有言吏以法令為師問而可知其能與否自  
有資才非學而可此收最當默識第完之子鈞早失  
怙恃鞠育與先君等至一豆羹一裘褐必加顧恤正  
大政元四月十六日以末疾終新衛州橫堤里之寓  
館壽五十有官至敷武校尉祖妣孟氏女縣南草市

榆林坊富家安貞順配祖德良稱既誕先考以貞祐  
二年癸酉四月十六日卒於郡之故家再娶韓氏韓  
朱已來世顯族有累階至司空龍圖者二十九慶寡  
以健烈聞流寓勤苦保持門戶甚刀俾先君卓爾早  
達祖妣資藉之方為多晚著道家教號妙清大元中  
統庚申重九日以疾終安仁里享年七十有六越三  
日祔葬玄堂祖柩之左先君諱天鐸字振之姿精敏  
幼知嗜學諸弟出遊嬉獨把書不置既通大義先祖  
以律學授之即能下筆條對明究情法日斲然露頭  
角衆謂能大其先業元光初温國胥公自秦移鎮新  
衛尚書李特立聞其才由州戶曹掾辟權行部令史  
時上以御馬賜國公圍曹取芻粟比內廐例先君曰

不可在閑則路馬既賜則公棄內廐之例容得同乎  
公聞之曰王掾愛人以禮二年上黨公閭壁馬武虫  
為河朔藩扞分羸兵四千人假食於昨適公儲亦無  
幾方風雪寒沍衆待哺閭井間公府議以聞先君進  
說曰張糾合義兵皆河北遺黎今飢若是不權宜以  
濟殆非從便副上官意也侍郎梁耳道為肯首然當  
若行剗今官義兩軍温飽有日若以月給權輿半以  
應彼急河南漕粟計不時亦至如此則客主兩不失  
所行臺可其請屏兵賴以安活自是大為省忝康瑋  
郎中盧芝瑋字良輔芝字瑞二入另補吏事所賞識曰會見驥足騰  
驥一日千里也正大四年用元帥完顏公公諱誠以火  
燬之号火祭馬拔所能試京師擢吏負甲首時年二十有

六方軍國多故財賦一仰都運司經度寔擇才掾集

事即選充運司掾長先君夙夜任公游刃餘裕都漕

李公芳字執剛承安二年進士号精政同漕移刺吳和深加器重

吳和中公字景先亦崇官八作司藏吏以計盜官物使高世英

受贓初不知從來事覺吏逃失所在及科罪捉事師

肅執以監主為罪首抵世英死先君爭之不下至詣

憲部詰辯曰原世英情本非同謀第行盜後受賂耳

擄法議罪與元謀共犯不同高止合坐贓論且法者

固當公共師舍焉以即汝心是置法為虛器上官躓

之高竟減死論后懷金來謁先君怒斥去曰毋汚墨

我所爭者法非汝私也豐衍庫使劉濬字德源愛民

嘗從問學以卒初業以訟代不審陷名紙三十萬用是追解先

君為申理復官如初五年補睦親府掾屬皇兄荆王

判府事愛其德度深加禮遇明年秋皇太后崩制祖

免親奔仆有遠邇之限違者從府科罪時有後期者

先君請曰南渡來宗室播弱宜從寬宥王然之以為

知體園陵禮畢卒無有破劾者六年轉補戶部令史

時簿書財賦委積音紛至先君精力過人故務愈繁

志愈明氣愈厲事愈詳不煩書佐裁決如流於是風

動臺省有快吏元康譽開與初用入粟例補滿授戶

部主事壬辰天興東狩程黨往往入宮禁竊取金貝

或堅約同往以恐辭免乃切嘆曰端門不忍過其忍

聞此京城下將士爭入仔掠尋有令禁止先君偕同

志者突冒兵威褫救百餘口於南薰門下乙未歲北

去

還淇上尋

卷四十九

朝廷命斷事官耶律買奴公括諸道戶口柄用顯決  
得人為急用薦者署行臺從事制以籍為定互占  
它縣以死論有路民馬醫常氏避役匿河內王帥家  
事露抵常以死意在籍沒州將且用聳動隣道先  
君辟之曰常罪止於逋論死則非制書本意公怒曰  
脫有誤並汝坐之反復辯明常竟獲免又王鳳翔者  
吉崔帥立弟益侃匿金國珍寶適萬戶喊失納國  
人受誅公抵益等以喊失罪罪之先君曰初謀  
崔立今已死况罪不相及國有常憲公遂平反  
益等至有圖像奉報之語明年秋耶律公薨曰  
南歸或勸為州縣曰一丘之木安足摟集

來解於齋壁以見意因號思淵老人

尤著春秋左氏傳西漢書晚年流心於

於葦陰王先生台元礼天章進士弟号王華子曰子學

汝問自昔治少亂多君子寡小人衆何也

非天一而地二乾陽方始而陰已為之倍

子得之矣集歷代諸儒易說為一書題曰

鴻朔例一占玩辭明变其應如響下至天

極等學皆通習之聞一異書輒自手錄多

卷友人劉冲曰何屹屹如是曰吾老矣為

歲戊戌詔試儒士時思制寬或以乃嗣長可

試先君曰吾思以義方為訓若以幸竊非常

敢聞嘗誠憚忱曰吾已錯斷不容再寒殍死無

能一志於道以儒素起家吾及則瞑目矣然學貴專  
精汝不見鑑瑩則乃能別物學苟不精如治鑑不明  
將安用爲不學易昧涉世之道不讀麟經無以見筆  
削之王吾平昔行已得乎此而已丁巳秋八月以疾  
終牖下先君資剛明簡重善持論慮患深雅以大用  
自期人亦以此與之握瑜懷瑾群而不矜事莫可措  
手者率優爲之不聲色少動故官守游宦莫不尊德  
樂道問政質疑取決而去事已率如教至吏筆縱橫  
緣以儒術乃除事耳又善尺牘作真行書勁韻有風  
格與人交以取容阿匿爲恥居家寡言突以身爲律  
度人望而畏若一官府然外事緩急不一言及家人  
非疾卧未嘗見日而作三十年兩易裘褐年四十六

既奪先妣或勸再娶曰其如不可何老者繼室又先  
余死是轉余於恤少者後予是吾遺累於後竟不娶  
初試京師時宿院夜夢人奉一首加冒曰持此若名  
也及榜出擢甲首云歲丙辰秋憚亦夢人馳報曰汝  
父領朝拜且至趣出顧見先君朝服席帽乘而秉簡  
一卒跳梁馬首唱云翠微君節度使后三日先君遘  
疾乃以所夢上明翠微者太虛之氣夫精氣爲物遊  
魂爲變死生者晝夜之道吾固安之復何憂與明年  
捐館吁亦異哉

先妣靳氏相州永和鎮人進士子玄之孫安陽丞顯  
思之女性淑善於婦道良謹生二子曰憚曰忱孫振  
孫宜孫重孫韉郎贊曰

謹按家譜

六代祖昆弟五人五代祖行一十三高祖行一十五  
曾祖行一十九王父行一十四彌伯叔行六人由是  
而觀金百年間本支不為微眇然自喪亂來或四三  
世五六世而已者凡二十有四房哀哉唯扈王氏暨  
相之醫傳房歷八世而傳祀是豈偶然者哉俾觀西  
漢名臣往往決曹徵更致位槐棘雖云明習文法練  
達故實至論身名烜赫胤裔延昌必曰陰積所至王  
氏自  
河平府君而下累葉以刀筆承家職司城旦遠先考  
而業有光子孫迄綿綿于今視履考祥其亦有足致  
然者邪

烈婦胡氏傳

劉平妻胡氏濱州渤海縣秦臺鄉田家子至元

平挈胡洎二子南戍棗陽岳至宿沙河岸次夜

有虎虓然突來啣平左髀曳之而去胡即抽裝刀前

追可十許步及之徑刺虎劓腸而出斃焉趣呼夫摘

生曰可忍死去此若他虎復來奈何委裝車遂扶平

携幼涉水而西黎明及李陽堡誅於戍長趙侯為拯

藥之軍中聚觀哀平之不幸咥胡之勇烈也信宿平

以傷死趙移其事上聞得復役終身嘻胡柔懦者也

非不懼獸之殘酷正以援夫之氣激於衷而知有夫

不知有於菟也平雖死其志烈言言方之太山號婦

何壯毅哉贊曰

桓桓壯夫驚勇而夫事出倉猝变色蜂虻烈烈胡氏  
憤物爲害義激柔氣薄於外視虎如鼠所天爲大  
平雖啞死婦節則邁援折熊衛蘊刃賊董彤管亦微  
清芬並代

貞先生傳

貞炎字善卿同州人性落魄嗜酒業詩有能聲不事  
生產大元已亥歲故人楊紫陽主漕洛師賤其窶用  
監嵩州酒時兵後邑居榛荒日與鹿豕伍非所樂也  
口而隨所徵上謁楊方據按坐堂上吏鳧鴈行立貞  
挂布囊腋下杖巨挺直前曰楊使君不相知置我於  
此幾爲老羅所斃此汝酤釀持取吾不能爲汝再辱  
遂揖而去其疏誕如此自是長遊河朔以詩鳴諸公

間其洛陽懷古分韻得髮字云東雒打空城北邙連  
廢闕懷古動悲吟遠客生華髮隆德宮云林花細妥  
烟脂色水荇輕於翡翠况歌舞留連嫌晝短樓臺縹  
緲覺天低讌集東平湖亭北海樽前人似玉東原城  
下水如天滿眼荷華三百頃採蓮人語隔秋煙高唐  
道中影孤海內干戈滿愁入天涯草樹低桑柘影空  
垂已老陂塘涸盡燕無泥濟南金線宿雨乍收雲葉  
斷猶疑電影掣湖心扇尾羊云馮翊春草香羊綿柔  
毛食飽飲苦泉卧沙稀助瓊筋細帶霜小耳春蘭圓  
扇尾一方移種類風頭萬里推腥膻吾生本無食肉  
相不煩浣手愁烹煎馬鬣云謾說千杯不醉人清光  
壓倒洞庭春携行何用紫絲絡渴飲不煩烏角巾搖

動莖囊成醞釀封藏花盎作逡巡坐中一混華夷俗  
或有豪吞似伯倫予時能憶者止此西歸過衛先君  
館焉褐衣麻屨酒近酣巨挺橫膝上掉頭吟諷歌謔  
慷慨之氣軒軼四座素不能騎乘人強之輒色變隋  
地或以詩賦云靴有鐵青雖可愛面無人色實堪憐  
嘗懷金一餅曰鎮心不可以闕此後用以易妾繼為  
人竊去家居壁四立餘詩藁酒瓢而已  
復有敬季字彥舉亦陝人面黧慘目光  
鬼物  
憑者少為皇畜夫初不解文字一日忽能作詩吐奇  
怪語皆古人所未經道雖苦無義意其豪侈  
輩屬和終不能及中元冬見予於燕市酒樓  
浮大白數行徑出步壚間嚶嚶然吻作露蚓

東坭余脫忻其曰吾有以贈子其詩有氣凌太華五  
千仞詩繞國風三百篇之句醺酣中惜不全憶也嘗  
謂得褚幣若干醉過里井即投其中曰為爾俾子區  
區若此奚用為其狂易如是後客死保塞殯西南門  
外路北若干步揭曰詩人撤公墓詩三卷號函谷道  
人集好事者刊行于世

墓誌銘

金故忠顯校尉尚書戶部主事先考府君

墓誌銘

先府君諱天鐸字振之族王氏其先陳留郡陽武縣  
七圍里農家避靖康亂徙居衛汲縣長樂鄉遠祖才  
積勞官祀縣尉者曾祖府君諱仲英特有威望終河

平軍節度府都司官祖經謀不仕天性孝愛鄉黨化其德顯考府君諱字衛州刑曹孔目官精文法表表為吏學師官至敷武校尉先君少聰敏嗜李不為羣兒嬉請書通大義先祖授以律學即能下筆論斷推原情法閭閻如老成人衆謂父良為教子能世其家矣正大初自州戶曹辟權行部令史時哀宗以御馬賜行省英公圍曹軍芻粟欲內廐例同先君曰在閑則路馬既賜則公乘內駟之例非所敢知公聞之喜曰王掾愛人以德矣上黨公閻登馬武京為河朔聲援以餽餉不繼間羸卒四千假食於昨適公儲亦無部議以省聞方風雪寒洄衆待哺聞井閭先君進說曰公府糾合兵力皆河北遺黎今飢若是不權宜以

濟殆非從便副上官意也侍郎梁亨道為肯首然當若何曰今官義兩軍温既育素若以月給權輿半以應彼急河南漕粟計不時至如此則客主兩不失所可其請屢成賴以安活自是為省參康瑋郎中盧芝所器識曰會見駮足騰驪一日千里也正大四年用元帥完顏公薦其所能試京師權吏負甲首時年廿有六方軍國多故經費一佈大農調度即選充運司案長時李乾州芳城字強執二進移刺吳和領漕計號精吏務先君夙夜盡公審會明當二公稱其能入作司吏以計盜官物使高世英受駐視不知所從來事竟吏跳失所在及科罪從事師蕭執監主為首抵並夷死先君爭之不下至請憲部詰辯曰原世英情本

非同謀第行盜後受賂耳據法議罪與元謀共犯不  
聞高止合坐贓論且法者固當公共師舍焉以即汝  
心是置法為虛器上官贓之高竟減死論后懷金來  
謁先君怒斥去曰毋污墨我所爭者法非私汝也東  
豐仍使進士劉濬以公代不審階良紙三十萬是用  
追解先君為仲理復官如初五年補睦親府扈屬皇  
兄荆王判府事愛其德度深加禮遇明年秋皇太后  
崩制袒免親奔仆有遠延限違者後府科罪時有後  
期者先君請曰南渡來宗室播弱宜從寬宥王然之  
以為知休園陵禮畢卒無有被劾者六年轉補戶部  
令史時簿書財賦委積滯紛至先君精力過人故務  
命繁志愈明氣愈厲事愈詳不煩書佐裁決如流於

是風動臺省有快吏元康之譽開興初用入粟補若  
授戶部主事壬辰天與東狩京城下將士爭入俘掠  
尋有令約束先君借同志者突冒兵威禡救百餘口  
於南薰門下既而北還鄉里乙未歲朝廷遣斷事  
官耶律公括諸道戶口柄用頗決得人為急前省掾  
李楨已佐幕府薦先君於公曰王某予弗如也遂署  
行臺從事戶制以籍為定互占他縣者以死論有愛  
民馬醫常氏避役匿河內王帥家資帥銘事露公抵常  
以死意在籍沒州將用聳動隣道先君辯之曰常罪  
止於通論死非制書本意公怒曰朕有誤並汝坐之  
反復辯明常竟獲免明年秋買奴公薨雲中南歸讀  
書養晦以厚所待或勸治生曰非予初心也勸仕州

郡曰一丘之木安足棲集日以經史自娛充嗜春秋  
左氏傳西漢書其天文術數等學皆通習之年既加  
一洗心於易嘗質問於王華子先生名元禮華大有  
所得一日先生發問曰自昔治少亂多君子  
衆何也先君曰豈非天一而地二乾陽方始而陰已  
為之倍歟王華子曰子得之矣集歷代易說為一書  
題曰王氏纂玄且見吾邇世無悶也歲戊戌詔試儒  
士時恩制寬或以延嗣長可從師取應先生曰以  
為利非敢聞命嘗庭訓憚忱曰吾已錯斷不容  
殍死無掇習能儒素起家其榮多矣然學貴  
不見鑑堂則乃能別物學苟不精如治鑑不  
用為不孝易昧涉世之道不讀麟經無以見

正吾平昔行已得乎此而已年四十六既奪先妣或  
勸之娶曰其如不可何老者繼室又先余死是轉余  
於恤少者後予是吾遺累于後竟不復娶

荆老人邦君游宦咸尊德樂道問政質疑無  
已率如教丙辰春平章趙公璧以書來聘時已

克往明年丁巳秋八月十有八日考終牖下享年  
十有六官至忠顯校尉夫人靳氏相州永和人進

子玄之孫安陽丞顯思之次文貞靜淑善光備婦  
生二子憚忱先卒用戊午春三月葬汲縣親仁鄉

新任先妣祔焉先君資剛明簡密議論長慮慮深  
以大用自期人亦以此與之握瑜懷瑾群而不矜

當官宰務人莫能措手者率優為之不聲色少動外

事緩急不一言及家人至於吏筆縱橫緣以儒術乃其末耳又善尺一簡而盡書勁韻有風格作楷字曰滿萬聞一異書估畢如不及多積至千餘卷友人劉冲見之曰何自苦如是先君曰素無長物非此何以遺子孫其遠大如此所交皆一時名士以取容阿匿為恥生平非疾病未嘗見日而作三十寒暑兩易裘褐居家寡言笑以身為律度人望而畏愛若一官府然嗚呼先君臣刀筆起身垂聲當世於先業為光大惟其秉彛粹懿思欲克其所未至進進焉不容自己絕不齒故習一肆於學根極群經務明大本復旁通天人之術以濟取用其修己應時開物成務之志是可涯際邪然時與命揆壽止於斯不獲卓犖大見於

等聆風樹而含悽履霜露而興感抱昊穹明之氣也愾想平生鏤茲壙石庶幾慰安神靈永闕窀穸之藏銘曰

緊扈王氏世業

高曾而下掾習同

大風泱泱動南鄘

於爍先子德

一日奮起蛇化龍

樹立先業何光融

獄唯平反匪厥躬

要以明恕剛而中

廷平釋之唐有功

漢二千石世業公

剖裁錯節輸神鋒

庶幾凜凜德讓風

盧淵日入不可曠

布衣歸來然而容

春秋大易羅心膂

跡蟠於泥氣則虹

冀此一顧凡馬空

道雖人弘繫其逢

維弗卒施為世恫 兒能讀書亢吾宗

白首孰計達與通 閉門蔬水甘長終

翠微之居窈以重 一債不起胡凶

悠悠大鈞問無從 太行西峙泉流東

九原盤盤佳氣蔥 竟兮歸安此新宮

先妣夫人靳氏墓

先妣縣君姓靳氏相州安陽永和鎮人永和自唐歷

宋為名縣鴻儒鉅族代櫛比出靳氏其一也家故饒

財世以孝義著聞鄉里祖諱師揚字子玄舉進士

賦聲場屋間以恩賜第授彰德府教官金百

鄴丁論人文之選者殿元為稱首以

外祖其季也為人儀觀秀偉髯滿

喜馬 滿經大游獵橫漳間有河朔故家豪習嘗

官安陽丞生二女先妣其次也居母適李氏今為子

王氏先祖時已歿祖母韓性貞明持門戶益嚴先

妣孝養恭順故閨門內事僅絲髮比不敢專須請之

后行祖母以是賢之非大故未嘗踰外閨姻黨有以

合二姓會諸親者先妣與馬里中諸媪至顧而不知

為誰平居課兒輩讀書傍治絲枲須夜分乃休樂聞

古人母儀女誠及善惡興衰等事怡然有得至寤寐

思服旦起愛晴陰問或旱則青澡溢則霽陰輒愀然

不憚曰歲功一失憂有大於 不然喜津津見頽

先妣性溫純慈祥居家 容儀無亞啞言突

人物不忍少傷內外 以厚平生不能易

物心慊慊惟恐我之 人也世方以服飾相高  
羽擢閭閻間甚者託踪游以私謂為事先妣聞而  
之朝夕志女功主中饋被服存躬承祀孔時嘗以  
事當出乃歸而不自安者移時其幽閑貞順之德蓋  
可知已歲戊申夏六月竟以憂勤致疾越明年己酉  
秋七月廿九日化于私居之適寢壽四十有五先  
君識明達既失內助斷不復娶祖母憫 勤稍以內  
事傳新婦推氏每取先妣婦道是訓因追悼曰汝如  
蘇王氏二十有五年有子有孫未嘗以三母自居失  
為婦禮勤已至矣不獲少慰劬勞而止於斯可勝痛  
哉嗚呼天道悠悠報施善人果可必而恃邪故臨終  
嗚呼哀哉天受憚可罪而至此極耶追念祖

母壽昔之言隱然恫於心故茹哀銜恤於茲八年  
是伸荼毒慰下泉發幽光而圖不朽宜銘德莫若哀  
號泣涕以畢其辭銘曰  
坤柔之德婉以從健而幹盡匪婦功伯姬之卒諡以  
共淑 先妣柔所鍾主夫中饋成肅雖春秋承祀被  
憧憧善人獲報天乃公嗚呼福壽不一逢歸咎無處  
侗厥躬褊附無憾哀送終萬家之原偃斧封泉流可  
竭恨不窮

故權左司都事趙君墓銘

君諱謙字和之世為蓋州人中統元祀用薦者言以  
材幹補行臺左三府提控令史二年春考政上都與  
予同游居者數月用是情好日洽夏六月闔臺南還

君為中省奇留乃以都司擬之作駐久計君佛然不  
樂求亟去甚銳事業已不許信宿疽發於腦戶呻吟  
無聊殆不能堪醫庸藥妄一刺而肆裂越三日予與  
楊易州恕謀曰常山瘍醫麻澤民今之俞附也適召  
至若禱於院使王君儀之可一來救藥凡三往得請  
踵及門中使趣去之自是內侍不出者幾浹旬後五  
日夜聞君聲漸嘶執燭起視向壁卧頭岑岑不舉矣  
此明氣惡達戶外僂從止一老僮驚且愚瞪不知若  
何訪求知故無一人予惻然感傷冒臭惡易衣衾視  
其緩急困則對榻衣寢自疾亟迄蓋棺凡五旦夜得  
年五十有七實中統二年七月廿有五日也嗚呼哀  
哉以義以友喪無歸責寔在我既歛詣堂中請曰吏

趙謙以官守客死禮以公給喪郎中賈君仲明怜之  
官為賻緡錢千躬為護喪大都城東門郊外適表親  
徐貞者至付之俾輶載歸燕君短小精幹審於吏計  
蚤歲從事課府以廉介稱杯酒間言笑啞啞殊不知  
為蕭慎氏之族也木甲僮者聲近趙家故以趙定氏  
云銘曰

志樂而奚庸氣信而弗窮曾不知安於命而為通也  
心與事揆卒與禍逢奈何乎趙公

故南塘處士宋公墓誌銘并序

南塘處士宋公捐館之九年當強圉赤奮若千插  
亥夫人魏氏奄棄榮養仲子繼祖等託叅卿趙禹  
卿致其命來請曰先人墓壙未克埋銘今將啓堂

附安妣喪于柩之左窆有日幸吾子速銘以光大  
事某追惟維丑平生之言重以高卿孔懷之義為  
次序之公諱珍字子士姿秀偉有德度早能詩華  
玄深造理窟散髮揮鹿蕭洒有出塵想故中書令  
律公一見偉其貌竒其才至贈詩稱與有柱石中原  
之目遂薦為

朝廷侍從官既而歎曰吾志在長林豐草清泉白石  
金馬玉堂非所樂也乃辭去中令復授以資便職亦  
不就歲甲辰自雲中徙家燕都得金溝水南形勝地  
十餘畝疏沼種樹中構堂曰麗澤碧澗秀澗景氣二  
勝日以琴書自娛教子孫為業野服高閑漠然以世  
務不攬其懷然性喜賓客樂觴詠所交皆一時俊人

如王慎獨之愷悌張隣野之諧傲蘊藉如揚西菴才  
鑒若姚雪齋王鹿菴之品絮一世尚左山之疑重朝  
右每光風霽月過其居者燕樂術術必極歡而後去  
太史公云視友知人公之行已槩可見矣夫人魏氏  
有賢淑行輔承內治能遂公初心四子幼服庭訓皆  
賢孝負藝學長曰紹祖少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次  
繼祖不仕次光祖侍儀法物庫使次仁祖以琴阮供  
奉孫十人曾孫四女孫一十四人時節賀慶蘭芽王  
樹瑤環瑜珥秀映庭戶以次列拜上酒介壽公與夫  
人亦舉觴酬酢一家之內樂融融也公以至元己巳  
秋八月考終牖下春秋七十有七越明年庚午冬葬  
大興縣招賢鄉之南原夫人之歿實至元十四年冬

十月廿五日也壽八十宋氏上世本蜀城都人遠祖  
有官言州之吉鄉者遂為河東人曾祖元祖信考章  
俱有儒行不耀其幽光替德發於公之身者宜咄赫  
然公復謙抑不盡其篤祐遺其子孫至光盛如此  
銘曰

名藉朝端身心考槃貞不絕俗道出夷惠之間以儒  
雅而擅一時儋天爵而享高年服食華鮮子孫滿前  
影纓若綬照耀後先沒而從祖是之謂社全我銘納  
壙復慰下泉千年而見白日尚知為青山白雲之僊  
大元故蒙軒先生田公墓誌銘

金源氏踵唐宋舊制以舉業取士號稱文武正科大  
定明昌間人材輩出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南渡後

境壤感時事艱其自淵源見聞中來者多憂深思遠  
忠義奮發懷赴赴干城之志况其風聲氣習歌謠慷慨  
慨而有故家遺俗者哉公諱文鼎字仲德姓田氏其  
先京兆醴泉縣人曾祖俊正隆初董汴宮役因家太  
康之侯陵祖秀徙居蒙城遂占籍焉祖用御史君貴  
贈上輕車都尉馮門郡開國伯妣尹氏贈馮門郡君  
父芝貞祐二年進士第官至嘉議大夫鎮南軍節度  
副使資雅重有相望妣楊氏馮門郡君公生而爽朗  
推時已軒露頭角橫觸物論為奇童嘗問學燕山張  
融一見即以不羈許之為人有膂力善挽彊汴京受  
兵得請於香林先生應募自効執政以公書生年少  
初不之重及觀其拳勇誠以方畧詢之宛如宿將射

敵慮無遺策以勞授武節將軍西南面元帥府總領  
仍佩金符以寵異之京師飢遣公將五百人取封丘  
麥既還去城遠候千騎來襲殺飲鳥獸散公曉之曰  
彼騎我步若前速後蹙逃將安之即分為二隊相去  
各里許結陣而待戈夫外翼負者居中轉戰轉退手  
先作氣敵叵測不敢迫比至城不亡斗麥一車執政  
才其為命監鄭門前後出活飢民甚衆汴梁下縱民  
四出護二親北渡時同發者數百家奉親外救死問  
疾往來保庇不少倦如渾源劉祁母泊祖母病死半  
涂二子相顧號泣而莫之何公為死甕生負兩皆得  
所其處患難中自抹不暇能急人之急如此何義烈  
哉遂來居相下以養親讀書為事索米負薪日供所

需以盡子職既而應廉訪劉汝翼辟為幕寮官時  
朝廷遠駐龍朔凡上計三往返事集而無難色歲壬  
子輔國賢王定封彰德為分地擢用賢雋特授公為  
本道課稅所經歷時持政者多不法公諫止不從即  
投劾去後果敗中統初又為參政商挺辟署軻行臺  
幕屬無幾罷歸公少負氣挺節持論高料事明義之  
所在勇於必為自視以為一世奇士幅巾藜杖掉頭  
吟諷不知去古為遠邇惟其學高六藝名重一時邦  
君時相爭以禮幣招致尚期有可為而為之者然以  
太剛又不屑取媚於時故其抱負治具竟百不  
一試晚節與西巖張芳緱山杜瑛以詩酒自嬉不復  
談經世事矣臨終語其子復曰士之出處莫非義命

道行志通伊周不爲之泰道窮志湮顏原不爲之否  
從古迄今有才不遇竊死溝壑者豈獨余哉是非所  
當戚戚於吾衷也蒙軒其自號云公善作詩工書學  
道麗有楷法至於丈尺大字尤極精妙云癸酉春二  
月七日以疾終廣川客舍享年六十有三夫人慶陽  
李氏系出唐薛王前進士司農丞無黨女共儉淑善  
母道光備教子孫有法白首一節安公之貧後公八  
年辛巳歲亦二月七日終於家壽六十有八生二子  
一女嫁士族子復傳家學有詩聲終河間漕司從事  
衍富文學通吏事由憲臺史轉補中書 今爲禮曹  
主事庶克光紹遺緒云孫六人曰伯耕曰叔耘叔耨  
叔耜曰重曰某衍將以年月日舉公柩葬彰南新

再拜來請銘 雖後進嘗獲拜履慕知公爲頗詳既  
序其行已敢以生平底蘊未克展盡爲士論所痛惜  
者銘之銘曰

士貴尚志趨事赴功况作而行之廼士夫之所崇矯  
矯田公繫時之雄振靈脩之遠駕思從事而匪躬文  
章足潤身之具才武見將領之風桓桓蔡挺明夫戰  
攻解臨機而制變張國威於小戎奔走急難笑談折  
衝朔漠三往翼群一空顧昌職而弗辦曾漕計之是  
供政不我憚坐困簿叢字窘澗阿肯與彼同利器百  
而不一試在先生爲不逢道義蟠育伊周是宗旣得  
喪之不我與吾明爲而戚乎衷有軒曰蒙獨善固窮  
閉戶讀書飲水長終人邪天邪問大鈞而無從惟子

孫之可卜見德澤之所鍾繫臺閣之就列蔚珪璋之  
顯顯洄流茲北太行之東雖高深兮易位尚知爲蒙  
軒先生之封

故正議大夫補史中丞王公墓誌銘并序

至元二十六年二月丙辰辰刻正議大夫御史中丞  
橫海王君以疾卒于私第正寢斂有七日其子庸彝  
董縷服纍然持事狀百拜以壙銘來懇以義以分有  
不得辭者公諱復字子初初名趾麟伯其字曾祖瑜  
大父松世家滄州俱隱德不仕禰府君諱昌齡金季  
嘗游宦河南大梁亡起從恒山史侯參議軍府事後  
以公命來攝衛輶有惠化於民惟君器識早爲經略  
公所知己未冬自齊經中起君襲父職仍領州務明

年中統建元真授衛輝二州同知又明年易州而路  
就陞貳摠尹君遵守成憲越先正有光至元甲子轉  
官制行授朝請大夫改倅彰德路無幾以德望入爲  
中書兩司郎中調議密勿宰相至以佳士

上聞魏河朔鉅鎮吏重而俗囂號難理持輟君以少  
尹來治迺曰清心不如省事省事莫若先殺吏權於  
是汰冗濫屏姦惡絕私誦尚德化民有李氏者珥筆  
構黨持短長赫官府張甚君發其姦杖陪之萬喙稱  
快自是闔郡嚮風書葉翻香曹務爲清簡八年辛未  
春自中書舍人出知歸德府府居河下流其秋水大  
至環城爲海衆胥沉爲感君迺督櫂師浮舟楫濟民  
於丘陵林木上遂相水衝楫橫堤疏二渠一注汜瀆

一達河故道水隨退得腴田萬頃佃貧民仍請粟  
得萬五千石活飢殍者既而復捷治回龍堤高邑口  
於府西以絕水患曰烏可使吾民重瀆于泉故水去  
而民益親繼丁母夫人憂去職未暮

詔起君克河南道宣慰副使

國家方有事襄漢順流以成破竹之勢故軍需百色  
羽書交督急於星火一責於我中間籌辦君力為不  
少時大軍復東掀五河戰力而颯之河走凌敵川不  
易轉致衆艱於行君毅然以漕事自任至撞冰東下  
一夕凍斃解軍威藉以振衆且服君事不辭難而害  
不苟避有如此者明年超擢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  
使尋進拜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用膺才選既署

事有告蘇州應草竊以城叛者或議調急兵控討公  
曰維揚去吳纔三百里不當猝有此變恐檢人流言  
激之闕乘間以利賄耳與省議合遂駐兵近郊偵其  
實繼發未晚已而果如料吳人得無虞而安其臨大  
事處置明審例如此淮甸沃壤千里公於

上前論奏宜設農司募游食者開耕屯以盡遺利若

爾非淮實內地且威別避陬坐銷外侮聽其議付有

司施行俄加正議大夫徙按河東山西道以事免歸

居三年竟以疾疇之遂至於斯哀哉享年六十有四

前後寵錫九十有一命官極通貴哀榮終始不為未

遇以是月壬申葬汲縣親仁鄉王尚里櫛塋三昭首

允夫人夾谷氏前公卒再娶夫人秦氏生二子曰彛

曰範範前公九月暴卒二女長安歸徒單次適趙常曰夫人杜氏生子曰庸二子並愿而有文學皆公所自教云曰子度曰女壽適陳氏皆先亡孫二人曰青牛範之子一在祿公為人器量弘深有經史學善持論識變通無贅言居養其重周防甚謹及開物成務當其可為推致所學惟恐不臻于極然事無巨細率以大體中持取近効取譽所謂以道事君者近之至威儀柔嘉小心式訓又類夫仲山甫衛武公之行已承旨鹿菴王公人品清峻慎許可嘗

詔公舉可執政者廼以君名進奏其經濟德業可知已初官河東時憲府爭索隱幣以副上需分司者不計應否悉掩為已功弊又怙不為恠至是公以前行

没入十萬餘緡盡給之民又平陽府有以母喪甫窆輒從吉執役者公曰忘孝之人胡可與處廼按而斥之其惜躰正俗又如是可書者尚多惟著其繫夫事之重者恐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大學為道將何為俾明德新民彝行焉而底善是依要本平治先修齊俾明厥體用或違其在孔學非吾知倬哉王公天秉岐自禔細行初不遺若考翼事子肯基一日雲厦看巍巍揚歷中外厚自持柔嘉維則非公誰又復當用行不疑翰音登天翅屢垂越若有物中繫維從心罔單體弗羸期於俯仰無怙怩人或咨惜我則熙以道事君其庶幾六十四載麟儀儀綬何若兮印何纍音夫松楨餘光輝天其或靳將後

貽俾為清廟壁與圭奉之天門光陸離仙山東麓朝  
氣霏佳城鬱鬱君所歸歿而從禰為受釐足慰下泉  
含笑嘻零落不必西州悲我銘昭昭惟昧詒

秋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九

